

橡實爆裂的時節

慧遠等著



香港萬國圖書公司出版

852/5530

1363

橡實爆裂的時節

慧適等著

馬來西亞柔佛州
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香港萬里圖書公司出版

藝術與科學

卷一

橡實爆裂的時節

編號 A 128

著者 葉 維 著
發行者 藝美圖書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六六號

電話：七〇〇九五五

電報掛號：YIMIBCCC

刷者 藝美印刷廠

香港英皇道三六六號

電話：七〇〇九五二

一九六一年十月初版

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 詩 歌 ·

銅鑼聲·····	悲適·····	一
黑色的記憶·····	禁適·····	二
牧歌·····	文章·····	四
走出帳幕吧·····	文章·····	五
黑暗的城·····	憂草·····	七
詩三首·····	綠櫻·····	八
甘榜晚唱·····	林蕙·····	一一

· 小 說 ·

迎觀·····	馬漢·····	一三
臉色·····	馬漢·····	二一
苦命的霜梅·····	史靈·····	二三
不合時宜的一刀·····	史靈·····	三六

到巴西去……………俊發……………四一

睡鄉……………村生……………四九

離芭……………綠綺……………五四

陋巷的悲劇……………小峰……………六二

罪孽……………鵬翔……………六九

長生的月亮……………念海……………七七

番灰燼的女兒……………文心……………八五

· 散 文 ·

橡實爆裂的詩節……………慧適……………九四

湖與憂鬱……………慧適……………九六

海的記憶……………周喚……………九八

海燕……………林成興……………一〇三

葉之翼歌……………沉吟……………一〇四

鷹……………魯莽……………一〇七

編後記……………慧適……………一一四

銅鑼聲

龍
庭

午後的街頭悶熱且寂靜。

那兒飄來一陣的仙音？

沒精打彩的小心靈復活了，

個個奔搶前去，像幸運駕臨。

仍舊是擊裂了的銅鑼聲，

仍舊是副嘗遍苦澀的神情；

不熟練的棍法當衆亂舞，

像根磁鐵，吸住了孩童的心。

說什麼膏藥可以治百病；

「試買一回包你便相信；

不然請看我割破大腿，
聖藥一貼，血流便會停！」

把戲完畢，人也煙消雲散，
撒下江湖他在痛苦低吟：
「這年頭百業蕭條不景，
連買藥救人也如此冷清！」

（六〇年十二月廿七日稿）

黑色的記憶

楚 處

記憶像一頭受害的羔羊，
它教我又惋惜又心傷，
縱使我已擺脫了悲慘，
不復再見到黑色的海浪！

它有時像恐怖的魔掌，
在深夜向我拼命糾纏，
使憂鬱再度像漣漪擴張，
開朗的心窗弄得一片昏眩。

黑夜是它橫行的天堂，
但它却折服於有力的曙光；
當旭日吹起了號角，
我也將不幸全部遺忘。

後頸的道路多蜿蜒，
前去的征途也一樣漫長；
我必須粉碎創傷，
去迎接未來，帶着一份堅強！

（六〇年九月三日稿於吉打）

牧歌

艾草

那裏有羊兒喜愛的青草就有歌唱。
是河水在前嚮導呵，
並非天上的星光。

踏遍山野砂不揚，
馬鈴叮叮噹噹。

風呵，我的歌聲，
你把它吹到什麼地方？

誰走出幕帳？是個小姑娘。
十條辮子黑又長，
她看到失羣的羊兒回來。

她呵，把眼淚拭乾。

呵，把眼淚拭乾，
大家來歡聚在營火旁。
別問明天，
還要經歷幾許風砂越過幾重山。

(寫於威省)

走出帳幕吧

艾草

歸鳥不再聒噪了，
從暮靄吹出星星。
風也穿入山林，
沙沙地嘈着像一羣孩子。
走出希帳吧！康麗，你在忙些什麼？

看空地已堆着火，
不！是杯盛着令山林也醉紅，
滿溢的紅葡萄酒阿！

走出幕帳吧，
讓新朋友也聽聽你柔美的歌聲，
他們早知道你的名字，
由于你熱誠的工作。

在你義務的識字班，
不是有個白髮老婆婆，
來聽她的孫兒，
怎樣含笑對大家說。
——幾次我在寫字，
祖母在旁指出有的字寫錯了，

嫂嫂知道了，
說也要到夜學上課。

走出幕帳吧！你在想些甚麼，
請放心記，
校門已經關妥。

註：感靈是某新村的年青女教員。

（寫于感省）

黑暗的城

憂草

黑暗裏她販賣着廉價的愛情，
討價還價，扮着笑臉，
背地裏却吞着眼淚，
讓時光截走了青春，

每夜她扮演着欺騙虛偽的愛情，
茫茫人海裏却難覓一個知音。
她看盡了人間的險惡，
天下為獨一般的暗鳥。

在昏暗的後門，

那條小巷便是她們的黑暗城。

這座城在那一天會被消滅，

她們從未想到，而誰又知道呢？

(一九六〇年六月，星加坡)

詩三首

韓 曉

△根母之歌

幽靜的庭院裏有孩子在遊玩，

無憂的歡笑充滿了耳際，
我久悶的胸懷呀，

此刻方得到片刻的慰藉！

我生活中的一切歡樂，

來自孩子們的歡聲，

歌聲一潛入我的內心，

我嘴邊便有一絲笑意！

△夜寄

請別以為世間的一切都美滿，

對於失意也莫悲傷；

人生原是在折騰中生存，

在絕望中尋出希望的花朵。

世上沒有永恆的災難，
人們沒有長久的不幸，
正如世間沒有不停的暴雨，
須知狂雨後就是晴天！

在這多難的國土上，
請別再把憂悵的曲調低唱，
如果你敢去正視現實，
生活將是一篇生動的詩章。

△清道夫

夜鶯還依戀地在樹上盤留，
蟲鳴仍斷續地鳴叫，
天邊還是黑黝黝的一片，
一切仍在噩夢中。

而你比誰都早離開夢鄉，
拿起骯髒的掃帚，
在寂靜的街上徘徊，
默默地掃去一切穢污。

只爲着生活，
及家中待哺的兒女，
你默默地掃去一切骯髒，
沒想你就做了神聖的工作。

甘榜晚唱

夕陽已把最鮮紅的色彩，
贈送給這個淳樸的小甘榜；

（重抄于六〇年六月十七日）

林 蕙

農夫荷着一捆捆的稻穗，
輕聲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河邊有三兩個取水的婦人，
話語間，都讚美今年是豐年，
村姑娘高興得蹦蹦跳跳，
趕着鴨子繞過了池塘。

牧童拿着長長的樹枝，
把羊兒驅趕得咩咩地叫，
牛棚裏食耕田的水牛，
悠閒地在反嚼着青草。

夜空中已綴滿了星星，
農舍裏也燃上跳躍的燈火；

不知是哪一家的歌手，
此刻正哼着豐收的頌歌。

迎 駕

(六〇年七月廿九日稿)

馬 漢

袁校長今天到校特別早。

當他踏入辦公室，在簽到簿上簽名時，校工阿華正在用雞毛掃拂檯面上的塵埃。

袁校長今天的神色和打扮與往日不同：兩隻尖銳的眸子在近視眼鏡下波動着，下巴那些可和孟加里佬媲美的于思，想是太清早起來刮掉了，下巴還顯得一片暗青色；他一踏進辦公室，就滾動兩隻眼珠，往四處探射，一反往日那種尖神和進門連打呵欠的樣子。

今天，他穿得一身整齊：覺得平貼貼的恤衫加上了一條領帶，配着一條深灰色的「的確涼」長褲，就是腳上那雙開了嘴為塵埃封住了的利便鞋，在陽光下也居然有了光彩。誰能從他這一身打扮上找到他平時那種恤衫放在褲外，長褲捆得成為圓筒形的扮相

呢？難怪阿儀一邊打掃，一邊以詫異的眼光往他身上投射哩！

袁校長簽罷名字，走近他的辦公桌邊，小心翼翼地把握微歪斜了的文件簿冊整理一下又回顧再三，然後踏着大步走出辦公室。這時才有一個教師踏入校門。

袁校長直走到校門邊，遠遠地望着那整齊美觀的校舍；那邊是新建好的教室，一番新的氣象；這邊的舊校舍一週前才重新粉刷修葺，和新校舍正好相配，乍看起來叫人分不出新舊。校前兩排的蒼翠的馬尾松和幾棵夾竹桃，也使校景添多了幾分美觀。袁校長看着看着，忍不住用手撫撫下巴，喜上眉梢來。

辦公室的空位上已坐滿了人，大家都為袁校長這番神情吸引住了，一邊詫異地望着他，一邊低聲議論着。校長又踏着大步走進辦公室，站在門邊，先向所有辦公室內的不同行了個注目禮，然後鄭重地說道：

「諸位，據可靠的消息，兄弟知道今天督學團會有人來我們學校巡視，待會請各位吩咐學生掃課室，注意秩序，同時大家要謹慎些——還有，請不要帶藤鞭進課室，因為新的教學法是反對體罰的！」

袁校長這一番話是用敬重語調宣佈出來的。隨着這一番話而起的是一番騷動：有人打開抽屜把桌上的藤鞭塞了進去，有人在整理學生本子，有人在搬動教具準備

應用，也有人在談論着。

「真的來了？」有一個聲音。

「但願不要看我，因為我今天不準備教新課。」另外一個聲音說。

「怕甚麼？我平時怎麼教，今天就讓他看甚麼。來與不來，看與不看我還不是一樣教。」

辦公室內一片嘈雜的聲音。

但是，這騷動，這一片嘈聲，隨即被上課的鈴聲打斷。少頃，辦公室內又有許多座位空着，空氣又平靜下來了。

督學團的派員果然駕臨了。那時已經是九點半了，那是袁校長到校後的兩個半鐘頭的事。

當督學團派員的車子才在校門邊煞住的當兒，等待了將近三個鐘頭，眼睛開始發疼了的袁校長立刻發現了。於是，他一邊用手拉拉褲頭，一邊快步走到校門外。那時，派員已經開了車門，是兩個鼻樑上架着近視鏡、和藹可親的年青人。校長滿臉笑容地招呼着，一握手之後，便把他們迎了進來。走着，兩位派員中的一個告訴校長說他們一團

十幾個人，因為時間關係所以分批參觀不同的學校。

「我們這次來並不是正式巡察，只是隨便參觀一下，大家互相研究研究就是了。」一個派員一派謙遜地說道。

「好說好說，請指教，請指教！」袁校長必恭必敬地回答着說。

說着，已經進了辦公室。袁校長一步搶先進了門，拉了兩張椅子出來準備請兩位派員坐下。這時呆在辦公室內副校長和三兩位教員都站立起來迎駕。派員進了辦公室，袁校長一邊給同事介紹，一邊喊道：「阿添，阿添！」又回過頭來問派員道：「兩位喝點什麼？」問明後又對阿添喊道：「咖啡奶，咖啡奶四杯！」然後招呼着派員坐下。

兩位派員並沒有坐下。他們走近了牆壁，昂首看着挂在壁上的各種統計圖表，還有那散放教具的櫃邊看着各種教具。校長、副校長都陪着站在一邊看。

好一會，派員終於往預先擺好的兩張椅子上坐下了下來。其中那個看了統計表好一會的問道：

「貴校的學生可真多啊。貴校該是所特大型的小學吧？」

「嘿嘿，不多，不多。年頭開學時是九百八十七人，現在只剩下九百七十三人了。不是特大型的。」袁校長屈着指頭說道。話才說完又馬上接下去解釋道：「本來我們是

有足夠的教室和座位，可以成爲正式特大型學校的，當時登記時也有足夠開班而成特大型的學生。可是，別開學校故意減少書錢而致一部分不明白的家長把子女改送他校，我們知道時已太遲了——不過，我辦學可不計較多幾個學生，少幾個學生，我一向是爲教育而教育的！」

這一番話說得很中聽，可是派員們似乎沒有太多興趣。所以當袁校長一停止說話，一位派員就提議道：

「我們時間不多，還是請校長帶我們到圖書館和各教室去看看吧。」

「好的，好的，請喝茶，請喝茶！」袁校長連連領首，捧起咖啡杯來說道。

派員最先被導至圖書館，因為袁校長素來以該校圖書館藏書豐富而自豪。

袁校長從圖書館主任手中接過鑰匙，一邊打開書櫃，一邊得意地向着正在凝視着的派員自滿地說道：

「我們圖書館規模雖小，但是在本坡所有小學中算是藏書最多的了。嘿，這當然是因爲地方太小了。請看這邊：這邊一部廿五史是去年才添購的；還有，這是黃治通鑑，這是東方百科全書……。這幾套書都是比較有價值的，就是在中學的教師，有時都要來敝校借去參考哩！」

兩位派員縮了一縮眉頭，相顧一下，一個掏出記事本子記了一會，一個問道：

「袁校長，貴校圖書館果然藏書豐富，不過，適合兒童看的讀物會不會缺少一點？」

「嘿，這個嘛——不少，不少，本校大約有兩千多本兒童讀物。」

「哦。」那個漫長地應了一聲。

從圖書館出來便是新校舍了。袁校長很得意地導引着他們走進那建成而未動用的教室，指着室內的設備說道：

「這些都是我親自督工建的，都是最新式的設備。」

派員按按黑板，量量學生座位，撫撫窗門，又四週看看，似乎相當滿意地掏出記事簿記下，然後說道：

「不錯，設備很完全，光線也足夠。」

「哦，這都是我親自監督下做的，不然，就沒有這樣令人滿意了。」——哦，請問，我們明年多開新班該不成問題吧！這樣，我們也就能成為特大型學校了！」袁校長很關心地說着。

然後，派員又在導引下巡視教室巡視一番。因為不是正式觀察，所以沒有走進任何教室參觀教學。

巡視完畢，回到辦公室，派員們表示參觀完畢，要回去了。袁校長必恭必敬地請他們發表意見，他說道：

「請兩位先生多多指教，多多指教，以便我們隨時改革。」

派員望望手中的記事冊，回答說：

「我們回去後，整理好了就寄一份意見書來。不過我覺得你辦學的能力很高，貴校也是一間健全的學校！」

「好說，好說！請指教，請多多指教！」袁校長行了一個日本式的鞠躬，連聲說道。校長、副校長一一和派員握手，又恭敬地送至汽車邊。派員上了車，汽車揚起一陣沙塵……

等沙塵停止下來，袁校長才如夢初醒，鬆了一口氣地走向辦公室。

這時正好放了學，辦公室內又洋溢着嘈雜的聲浪，人們在談論着。袁校長走了進來，走到辦公桌邊，很得意地說道：

「各位，我看剛才兩位派員的樣子是相當滿意的。兄弟很感謝諸位的合作，我想明年我們學校可以成為特大型學校了！」

袁校長說罷就往椅子上坐下。這時，隨着他的尾聲，議論聲又起了。

「總算鬆了一口氣囉！」一個聲音說道。

「滿意就好了，不然……」另一個聲音。

「特大型，特大型？目的要達到了吧？」角落裏，一個聲音的響着：「反正沒有我的事，明年走是要走的！」

誰也沒有去注意誰的說話。

袁校長坐在椅子裏，一邊掏出手絹來拭去額角的汗珠，一邊想着這幾個月來的緊張經過情形。

自從得知督學團將要蒞臨以後，就緊張地舉行幾度「緊急校務會議」，討論加緊工作，謹慎寫「教學紀錄」，添購圖書，繪製圖表教具，粉飾修葺校舍……真是忙得團圓轉。現在可好了，一切成了過去了。

「明年，開新班，我便是特大型小學的校長了。」想到這裏，袁校長嘴邊掛上了笑容。

臉色

馬漢

隔壁新近搬來的那位青年的教書先生常常倚在他房間的窗口邊站着，他的窗口正對着我的窗口，每次，他都把目光向着我們屋內掃射過來，好像要窺探我們屋子裏的什麼秘密似的，張望又張望。

每當姐姐坐在那張窗口邊的寫字檯邊做功課的時候，他總是快捷地出現在窗口邊，又把目光向着我們的屋子裏射了過來，姐姐發現了，常常會站立起來，把那窗上的窗密拉開來，把窗口全都遮住了，也把他那奇異的目光阻擋在窗外。

我奇怪他為什麼老要站在窗口邊把目光往我們屋內探射。姐姐為什麼老要把窗密拉開了阻擋了他的視線，也引起我莫大的興趣，所以，我也不時在等候着他的出現。他一個個在窗邊出現，我便會也站在我們的窗口，把目光照在他的臉上，那時，他一定會給我一個奇怪的臉色，笑又不像笑，哭又不像哭的那種神色，實在叫我又愛看，又不明白他為什麼會有那種臉色。

一天，姐姐到學校裏打球去了，那教書先生又站在窗口邊朝我們這裏目光掃射過來了，我正好一個人在就「馬倫」，看見他的出現便急忙走近窗櫺，也朝他眺望。

他似乎有點發楞，當我也在窗口出現。他把頭低了下來，然後轉了一轉身，我以為他要走了，誰知他却翻過頭來，把手按在窗櫺上，對我笑了一笑，我也向他笑了一笑，算是回答。誰知，他竟開口了，他說道：

「小弟弟，過來！」說着，還向我招了一招手。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我過去，所以向他搖搖頭，其實我心裏是願意過去的，因為我希望從他那裏尋得我的答案。

「來，我有話跟你談。」他說，又是微笑，又是招手。於是，我便走出門外，穿過他們的客廳，他已經在房門口等候着我了。我有點畏生地走進他房間裏。他指着小鐵床，叫我坐在床緣上，自己拉了把交椅，靠床邊對着我坐下。

「小弟弟，你叫什麼名字？」他問，他還從褲袋中掏出一包朱格力糖來，往我眼前晃了一晃，說道：「我問你什麼，你就答什麼，像你回答你的老師一樣。答得對，這個就獎給你。」

我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唇，當他的朱格力糖從我鼻尖擦過時。那糖，每條要兩角半啊！於是，我回答：

「我叫阿方。」

「好的阿方，我問你，你好好回答。」他問道：「你姐姐叫什麼名字？」

「她叫阿清。」

「阿清，」他反覆地唸了兩遍，又問：「她幾幾年級了？」

「高中。」我說。

「嘿，答得很好，這個獎給你！」他像我們的華語老師那樣拍拍我的肩膀，當我答對了問題時。接着，把那條兩角半錢一條的朱格力糖遞給我，我略略遲疑了一下，他又再遲近一些，我於是接了過來，他問道：

「阿方，你喜歡看電影戲嗎？」

我把包糖的紙打開了，一邊點點頭。

「那麼，過天我請你看戲好嗎？」

我又點點頭，又把眼光集中在他臉上，他很正色地在說話，一點也不像在說笑話。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一點也沒有騙我，他是一位老師，他說給我朱格力果然給朱格力。接着，他揮揮手，表示我可以回家了，於是我退了出來。

傍晚，清姐回來了，我便把下午的事情說給她聽，她聽了低着頭不知在想什麼，一句話也沒有說，我看見她兩腮微微發紅。

過了兩天，姐姐又不在家了。隔壁的教書先生又把我叫了過去。他叫我回家告訴媽媽，他要帶我去看電影，同時也叫我趕快更換衣服，他等着我。

媽媽答應了，我便跟着他一同去看戲。路上，他要我叫他阿亮哥，他告訴我：他一

個月賺兩百多塊，一個錢也不必寄給他的爸媽，完全自己花用。他告訴我今年已經二十歲了，又問我姐姐幾歲？我告訴他十七，他劈劈呢喃地說：「大了八歲」，可是我問他說什麼，他却沒有回答。

看了戲回來，他又帶我去吃雪糕，吃好雪糕，他從袋裏掏出一封封緊了的信來，對我說道：「把這個交給你姐姐。」

「交給姐姐？」我奇怪地問，我怎麼不知道姐姐寫信給他，不然他幹麼回信？

「是的，一定要交給她，不能交給別人，知道嗎？還有，也不要說給別人聽。假如

你照我的話去做，明天，我再給你吃朱格力糖！」他說，樣子有點緊張。

他把信放在我的褲袋中，不放心似的用手按了一按，再三叮囑我要交給姐姐自己，不能遺失了，也不要給別人拿去了。

回到家裏，姐姐一個人在看書，我把信拿了出來說道：

「姐姐，你的信。隔壁阿亮哥給你的！」

「信？」姐姐吃驚似的問道：「隔壁的阿亮哥？」

我點點頭，把信遞了過去，可是她沒有伸出手來接，而是回過頭去看看對面的窗口，我發現當她的頭一翻過去，對面窗口有一張臉急速地移開，我看見那是阿亮哥的

臉。請姐把頭留拉攏了，然後把我的信接過去。

清姐急急忙忙地把信封拆開來，我發覺她拿信的手正微微地發抖。

好一會，清姐才把信放在桌上，自己往機邊的交椅坐下，托着下巴不知想了些甚麼。最後，她又把放在桌上的信重新拿起來讀過一遍，然後對我說道：

「不要向爸媽提起信的事，知道嗎？」

「好的，」我說：「那你要不要回信給他呢？」

「你別管。」姐姐說道。

我也不再追問下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學回來，路上便碰到阿亮哥，他似乎在路上等了我好一會了。他把拉住我，問道：

「信交給姐姐了嗎？」

我說交給她了。

「她說些什麼呢？」他慌張地問道：「有沒有信交給你拿來？」

「沒有。」

「沒有回信？她一句也沒有說嗎？」還是慌張地，失態地問道。

「有的，她說了一句話。」我想了片刻，回答道。

「說了句什麼？快！快告訴我，我請你吃糖！」

「她說，不要告訴爸爸媽媽。」

「哦——」他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道：「有希望！」

然後，他從褲袋中掏出了一包朱格力塞在我手中，走開了。

這已經是幾天前的事了。今天下午，姐姐一出門，他又站在窗口邊，「噓」地吹了

聲口哨把我叫過去。

「阿方，今晚我請你看戲，要嗎？」他一看見我便問道。

「嗯！」

「你叫姐姐也一起去看，好嗎？」

「她——她不會去的。」

「爲什麼不會去？」他緊張地問道。

「我猜。因爲媽媽說過，女孩子不能一個人去和男子看戲的。」

「哦，你也一起去就不同了。」他說，又交給我一封封緊的信。接着說：「假如她

說不去，你一定叫她去，知道嗎？她要是去了，我請你吃雪糕。」

我點點頭，看着戲和吃雪糕兩件事上，我是該替他盡點義務的。

姐姐回來，我把信交給她，她說：

「小鬼，跟人家做三腳！人家請你看戲你就替他打三索，不害羞！」

「人家也要請你看戲的。」

「幾時？誰說的。」姐姐失態地問道。

「剛才說的，不信就看信，裏面一定寫得明明白白的！」

姐姐把信打開來讀了，起初楞了好一會。最後，她笑了起來，哈哈地大笑，笑得怪

有趣，還說道：「自作多情，慢！」

我沒有理會她說句什麼話是什麼意思。我只要知道她究竟去與不去，於是我問了。

姐姐說道：「我才不去呢！」

「那麼，我不去？」

「你不去我才不管呢！你高興去不就去好了！」姐姐笑着說道：「不過以後你不要再跟他轉信了，還有告訴他不要再寫信給我，我才沒有時間看信呢！懶聊！」

忽然間，我覺得姐姐太無理了，人家好好寫信給她，請她看戲，她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家呢？

剛才，吃過晚飯，我換了件衣服便興沖沖地跑過去找阿亮哥一起去看戲，可是我過去，他看見我一個人便問道：

「姐姐呢？」

「姐姐不看。」

「不看？」

「是的，她說她才不去呢！還有叫我以後不要再跟你轉信了，要你不要再寫信給她。她才沒有時間看信呢！還罵你無聊！」我心裏很為他不平，所以一古腦兒把話全搬了出來。

「是嗎？」阿亮哥忽然呆着說：「是她這樣說嗎？」

「是的，」於是，他那隻拉着我右手的手忽然發冷而鬆開了，我奇怪地抬起頭來看他的臉。只見他的臉色蒼白，又是那種笑不像笑、哭不像哭的奇怪表情。

他發愣了好會。暮色漸漸昏暗了，我知道時間不早了便拉着他的手說道：

「時間不早了，可以去看戲了。」

他忽然睜大了雙眼望了我好一會，然後似乎好不容易地，失望地從齒縫裏迸出三個

字來：

「不——看——了！」

苦命的霜梅

史 雲

這是兩年半以前的事了。

這間佔地極小而又極為簡陋的亞答屋，它的位置恰好落在這個雖貧窮落後，却有着淳樸而穩木色的村莊最靠近膠林的一角。這所亞答屋裏住着四個人，一個十八歲的挺壯秀的霜梅，一個五十開外的她的爸，一個五十還不到的她媽，還有一個伶俐的十五歲的孩子，他是霜梅的弟弟。他們雖是貧苦的割膠人家，但他們本着克勤克儉的生活規律，過的日子，過的雖不算很美滿，却倒也安樂無憂。

提起霜梅，住在這個村子裏的人，沒有不知道的：知道霜梅的人，也沒有不讚揚她的聰明和能幹的。霜梅的聰明、能幹和美麗，在這個村裏，是再也挑不出第二個來。那時霜梅，真是一朵超凡拔俗的鮮花，她的美德尤是村中一般婦女，作為教訓女兒的好榜樣。不過霜梅並不把人家如何讚揚的話放在心裏，村裏有些婦女常向她訕笑着說：「

霜梅姑娘呵，長得又俊俏，又能幹。將來一定有富貴人家的美貌郎君，來接她去享受一輩子的富貴榮華啊！」霜梅只是一笑置之。

哥德說得好：「妙齡少女那個不善懷春？」說真的，十八歲的霜梅早已心中有數。她已默默地愛上同村的一位割膠青年——亞德仔。他是個工作勤勞，為人忠直可靠，身裁魁梧的二十歲的青年。亞德仔打從認識霜梅的時候起，心裏就有了她，他們彼此都默默地愛在心裏，但誰也沒敢明顯地透露心曲。

誰會想到現實的嚴峻，會剝奪了這對戀人的一切希望與幸福呢？在一個風吹雨打的夜裏，霜梅媽的媽，無望地看著死神悄悄地把王老伯攆去，為了料理王老伯的後事，母女倆把僅有的一點積蓄都用光了。霜梅的媽因丈夫之死，日夜不停地哭泣著，悲傷著。因而霜梅的媽遂又舊疾復發，這真是屋漏復遭連夜雨了。現在沉重的擔子落在霜梅的身上，家中除了日常的伙食費外，弟弟每月要繳學費，現在又加上母親的醫藥費。叫她往那裏找錢來醫治她媽的病呢？

三

現在唯一能減輕霜梅的痛苦，能治好她媽的病的，便是一筆很大很大的錢。霜梅

在山窮水盡無路的時候，一天傍晚的時分，她和她的弟弟哭喪着脸，默默地坐在病人的床榻，眼看著他們的媽呻吟床第，奄奄一息。霜梅想到她的媽的病況，似乎是無望了。因而又再嚔嚔地哭了出來。但她見到她媽已沉沉地睡下去了，怕吵醒病人，才收淚停聲。在這時候，門外突然有人叫道：

「霜梅姑娘，霜梅姑娘在家嗎？」

霜梅早聽出是住在東村的黃亞嫂的聲音，便感到有點愕然。她媽病了整個月，都不見黃亞嫂來瞧她媽的病，怎麼今天現在在這個時辰還來呢？她正猜疑，門外已走進一個矮矮胖胖的，大概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她熟悉地走進霜梅的媽的房間裏來。好像很關心似的問道：

「霜梅姑娘，你媽的病怎樣了？」

「還是不見好。」霜梅低聲回答。隨手拿過一張椅子來：「黃亞嫂你請坐啊！」

黃亞嫂並沒有坐，只看了一眼睡著的病人，又看看霜梅的弟弟還在他姐姐的身旁，若有所思的開口說道：

「霜梅姑娘，讓小霜看著你媽好了，我有幾句話想跟你說。」

霜梅同黃亞嫂出了病人的房間，便在小廳上桌旁的一條長板凳坐下。黃亞嫂凝視著

霜梅那鵝蛋形的臉兒，又看到霜梅的兩眼都哭腫了，便微嘆了一聲說：

「你家也真不幸，王老伯剛過世不久，王大嫂又病成了這個樣子，霜梅姑娘，我看還是請個大夫來瞧瞧吧！」

「黃亞嫂，老實不瞞你說，我家連一個錢也不存了，多年來的一點積蓄，都用在料理我爸的後事上了。我想盡了辦法，去跟人借錢來治我媽的病，但在這村裏誰有什麼錢呢？誰不是隨做隨壞呢？黃亞嫂，我恨自己沒用，我媽養我這麼大，現在她病成這個樣子，我也沒有辦法請個醫生來看她！」說着又啜啜地哭了。

「哎，慢孩子，哭有什麼用呢？假如你願意的話，倒有一個人想幫你醫好你媽的病呢！」黃亞嫂似乎很同情霜梅。

霜梅聽黃亞嫂說有人想幫她醫好她媽的病，便馬上收住了眼淚。懇求地對黃亞嫂說：「黃亞嫂，你快告訴我，那個人是誰？只要他能醫好我媽的病，我什麼都願意，就是做人三代婢女，四代奴隸我都情願。黃亞嫂，你快告訴我吧！」

黃亞嫂好像大計告成似的，便笑臉對霜梅說：「霜梅姑娘，你真是王大嫂的好女兒，好吧，我明天就把錢帶來，請個大夫來給你媽診病，那個人我暫時不想告訴你，不過，到將來我自會告訴你的。」

「謝謝你，黃亞嫂。」霜梅像有了生機了，向黃亞嫂表示無限的感激。

「哎喲，天都快黑了，我要回家去啦！」說着黃亞嫂又安慰了霜梅幾句。霜梅送她出了門口，把門給關上才回轉身，要去看她媽醒過來了沒有。

四

一切都似乎注定了霜梅的命運似的，黃亞嫂這個好心人，更像是霜梅的命運的主宰了。霜梅答應了黃亞嫂的話後，錢是送來了，大夫也請來了。霜梅的媽經過一連幾日的打針吃藥，終於從死亡的邊緣上脫險歸來。

又經過了一個月，什麼都明白了。霜梅的媽已痊癒了。那個救人的君子，霜梅的媽的救命恩人，原來是P城的一個富商，這肥頭胖耳的富商，據說是四十年紀上下，已經有了一妻一妾了。這個肥頭胖耳的富商，曾經到過霜梅的那個村幾次了，但黃亞嫂跟他不知是什麼親戚關係。他早聽人說過霜梅是個怎樣漂亮透頂的女人，就對霜梅有了主意了。他得知霜梅的爸死後，她的媽又病倒沒錢醫，便乘這千載一時的良機，拜託黃亞嫂玉成其事，黃亞嫂當然是滿口應承了。

一切都近似夢幻，但一切都似乎不是夢幻。一個美麗、聰明和能幹的鄉村姑娘，不

久便成了P城那位富商的三姨太了。

霜梅的遇見自己的愛女去做人的小妾，心裏有萬箭穿心似的痛苦，她對着女兒哭了又哭，不知流下幾許傷心淚。

其實，霜梅又何嘗願意呢？對亞德仔，她更捨不得離開他。然而，環境逼人至此，叫她用什麼來選別人呢？一切就這樣決定了：霜梅救了他媽一命，她弟弟也再繼續讀書的前程。但她却犧牲了自己的終身幸福。

五

這是兩年半以後的一天。

早上的太陽溫和地照耀着這個仍然是貧窮落後的村莊，它好像愛撫着一個面黃肌瘦的可憐的孩子般，這間佔地極小而又極為簡陋的亞答屋，充溢着太陽的光與熱。

亞答屋裏有四五個人，一個懷着六個月身孕的少婦，面帶愁容，昨夜好像哭過了似的，兩眼爬滿了血絲。她靜默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她便是霜梅。一個五十歲的老婦人，頭髮斑白，額上有幾道深似的皺紋，她坐在廳上的一張木榻上，懷裏摟着一個一歲多的外孫女，她像有話對她女兒說似的。還有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他是霜梅的弟弟。他去年在初中畢業後，因沒錢唸高中，現在是失業在家。他在廳上靠牆的一條長板凳上坐着。屋子裏是死一般沉寂。

霜梅在這間亞答屋裏瞬間又過了一週，她感到住在這屋裏，比她丈夫的洋房好上幾十倍呢！這蒼鬱的膠林，清涼如銀的村溪，忠樸純良的鄰居，慈祥的母親，活躍的弟弟，這村莊的一切，對她都有着無限的親切感。她來了這幾天，彷彿像換了個新天地似的。她那鬱鬱的人生，似乎又充溢了生命的光輝。但霜梅想到了回娘家的日期已滿，今天一定要回到那個似是天堂，却實是地獄的鬼窟去了。

霜梅的丈夫，還對她有幾分的溫情。但那個厲害無匹的家婆，還有丈夫的大婆，是個陰險惡毒的母夜叉，丈夫也得怕她幾分。那個母夜叉又是霜梅的妯娌，對霜梅只有惡意，妒忌，憎恨。處處要折磨霜梅，踐踏霜梅。

兩年多來，霜梅所受的苦楚和磨折，真是無法彌補的心靈的創傷啊！然而，她沒有反抗，沒有憎恨，她只怨自己命苦。誠然霜梅的媽，在女兒想到悲傷事流淚時，她總這樣勸慰着霜梅：「亞梅，這是命中注定，天要我們這樣，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梅，還是忍耐些吧！」霜梅也知道自己兒女都有了，腹中還帶着一個，她還有法子不忍受下去麼？

「亞梅，我不能多留你了，你這次回去，什麼事兒都要看開點，能忍受還是忍受的好。」

「媽，你年紀老了，也要多保重身體才好，女兒是好好歹，你也不必多掛慮，女兒自己會處理的。」霜梅說着又轉過頭去向着坐在牆角那邊的青年說：「小豬，你也大了，家裏的事，你要幫着媽做才好。」

「姐姐，你放心吧！這裏我會照顧的。」小豬很懇摯地回答着說。

「波，波，波。」門外突然傳進幾聲汽車的喇叭聲，屋裏人都站了起來。霜梅的媽把摺在樓裏的小外孫女，深深地吻了一下，對那小東西說：「乖乖兒，你跟媽回去，哦，乖乖聽媽話，」說着把她交給霜梅。霜梅接過來抱着。然後對她媽說：「媽，我們回去了，你要多保重點啊！」他們慢慢地行出門去。

一個中年來賓司機，打開了車門，霜梅上了車，轉眼間被載得老遠老遠了。

霜梅的媽看着苦命的女兒去了，才微微地嘆了口氣，進入屋裏去了。

太陽仍舊暖地和照耀着這個貧窮落後的村莊，照耀着這間小亞答屋。這是個平凡不過的故事，誰又能預料到霜梅將來是個什麼結局呢？

不合時宜的一刀

史 雲

「怎麼辦？明天就是老胡結婚的日子了。」

這是個靜寂的夜晚。我捻熄燈火，鑽進被窩，很想以睡覺來忘却心中的憂慮，但今夜腫脹似失去感覺。我躺在床上，不知翻來覆去多少次。每一轉側，床板都發出同樣單調而固執的聲音，彷彿在告訴我：「今晚你要失眠了。」我想着想着，想到中午驚慌的一幕，心裏不覺又憤懣起來。

「我如果推却，老胡臨時去找那個做債相呢？何況衣服都給我備好了……媽的，真危險啊。也該我自己倒霉，千年萬年不遇那間理髮室，今天一進去就掛了綫出來。」我撫摸着貼在下巴上的那方藥布，猶覺有點痛楚，不禁狠狠地罵自己不識事務。但是一想到那鋒利的剃刀沒有再往下那麼一截，心裏頓然又起了點慰藉的感覺。事情的經過是有點神鬼鬼祟祟的。這天早上，老二闖到我家裏來，一聲說我要去做債相，就慫恿我去理一個漂亮的頭，他說：

「老廖，若論理髮匠的技術，莫過於S理髮舖。瞧我的，剪得既齊整，又美觀。」說到S理髮舖的歷史，早在戰前就馳名於本埠的了。裏面有二十年經驗的師傅，現在還有好幾位。我本就不光顧過S理髮舖，因為它的價格較其他的高一等；別的店子孩童收八角，它收一元；大人收元半，它要收足兩塊。我雖也長着滿嘴的「牙刷鬚」，但我一向是自己剪的，每剪一次頭，只化一塊錢。這並不是我寒酸，而是我覺得給理髮匠

剃面刮鬚，着實有點危險，也有點不自然。不是老胡再三的拉我做債相，我是不會讓理髮匠刮臉剃鬚的，而且也絕對不會選擇S理髮室。自己並沒有出風頭的意思，不過我以爲敬債相嘛，一定要避免寒酸味，不然在銅光軋影的人叢中，落得被人譏諷，那又不成功。

因爲這個緣故，同時也輕信老二這傢伙的推薦，才惹得現在的滿腔怨氣，一肚焦灼哪！

「媽的，老鬼，你想殺人嘛，我跟你上警察庭去！」想起中午的一幕，我用手帕掩着下巴滴血的傷痕，很狠地這樣罵那個背有點佝僂的老理髮匠，但他却連忙向我道歉：

「哦，先生，我該死，很對不起，請先生原諒原諒，我是一時疏忽，錯了手。」

「媽的，你這老鬼就會說話，如果我的兒子給你刮了，你也說一時疏忽，你不知這剃面刮鬚是般須小心的麼？」

「先生，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哦，先生，我給你止了血再說吧！我實在……哦，先生請到對面茶室！我有話對你說。」老理髮匠也不顧我的憤怒，便手忙腳亂地找藥布和棉花給我止血。顯然他有無限的憂鬱，他的憂鬱和驚恐，頓然把我心頭的怒火，由一百度降落到五十度。我應允老理髮匠的哀求。

這時，老理髮匠給我止了血，我心情比較鎮靜，便向這理髮室環視一下，才發覺有幾十對神情不同的眼睛，都集中到我與這老理髮匠的身上。我看到老理髮匠的一班同道，都沒有一個前來勸解，好像他們跟這位老理髮匠之間，一點互相關注的意思都沒有似的。我再也似幾分鐘前那麼的惱恨他了，我知道，他在這許多人的眼前，已經丟盡臉面了。

「先生，請你原諒我的疏忽吧，讓我保住這個飯碗，如果先生大量，今生今世都感激你啦。」坐在下茶室的一處昏暗的角落裏，這佝僂的老理髮匠苦苦地哀求着我。

「我倒無所謂，不過你要知道，你幹這行是不能有分毫的粗心大意的，以後你若再疏忽，那又怎麼辦呢？」我雖帶點教訓的語氣，但顯然已打南顧先要他到警察局去的念頭了。

「謝謝你，先生。」他那佈滿皺紋的臉上，掠過一絲微笑，「往後我會小心的，先生。我實在慚愧，我幹這行已經廿五年啦，從沒有今日這樣丟臉。」他深嘆了口氣，「不瞞你先生說，昨夜我沒睡過覺，可憐一個牙牙學語的孩子，却在去年死了娘，這孩子病了兩天，昨夜身子燒得厲害，我一夜都沒睡覺，所以今天……」

我凝視着老理髮匠的臉恍惚的神情，和那雙深陷的帶着血絲的眼睛，相信他的話並

非捏造，我知道他向我道歉什麼，便不等他說完，就問道：「你為什麼不在家裏看護孩子的病呢？」

「先生，我已經一天不上工啦，你知道，我幹這行，也並不比別的強，每天拚命地掙，也祇掙得幾塊錢。我有幾個孩子在讀書，不上工怎能過得了日子呢！」

我聽着聽着，不由地對這句樸實的老理髮匠起了幾分敬意，我說：「哦，老伯，我明白了。你這裏幹了幾年啦？」

「十五年了，整整地十五年啦，我露在香港幹了十年。」他說。

我已經忘却二十分鐘前的事了。對這句樸實的老理髮匠不但沒有怨恨，反而生了憐憫之心。我們互道姓名，他爭着付茶錢，結果是我搶着付了。他向我表示萬分的感激與歉意。我望着他那句樸實的背影，消逝在S理髮舖時，才離開茶室。

夜更靜寂，遠處隱約飄來幾聲鷓鴣，我躺在硬板床上，依舊輾轉難眠。腦海中如潮般湧現出那句樸實的背影，一對深邃的眼睛，一張佈滿皺紋的臉，「我幹這行廿五年啦！」這聲音，還那麼清晰地迴蕩在我的耳際。但我想明天是老胡的結婚日子，便又摸摸自己的下巴，覺得很煩躁。

「怎麼辦呢？明天我要替老胡做相。」

唉，我只好這樣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和老胡商量商量。

到巴西去

彼 發

「我看，最好還是給我到巴西去！」他又起勁了，好端端地，一個人便自言自語地發嘮叨起來了。

「喂，玲，怎麼你不給一點意見？」他走到我的面前，向我問道。

我溫柔地看了他一眼，停一會，才柔聲地回答他：「怎麼好好地你又發牛嘮叨了？」

「唉，你也不明白！教我……」他略停頓一下，「教我還要去向誰訴說滿懷的鬱氣呢？」

是的，近來士凡他的嘮叨的確發得太多了。不知是偷那位朋友？從巴西給他寄來一

封信，把巴西描寫得有如人間天堂，說甚麼遍地黃金。士凡也許就動了心吧？整天都做着到巴西去撈金的美夢。

其實，這也難怪，士凡他自從去年高中畢業出來以後，到現在還找不到一份工作做。使到他的精力無處發洩，鬱悶在心裏，也難怪他要整天像發神經地發牛嘍叨了。

「哈，怎麼你不睬我？說呀！我徵求你的意見！」他忽然拉着我的手，焦急地問道。

「你要我說甚麼呢？現在你不是蠻好的？別再胡思亂想了。凡，我看你，這幾天天來，像要生病的樣子，我勸你還是看開些，小心別急出病來。」我回答他。

「唉，你就是這麼不明白，現在，像我，不想法找點事做，一味閒着，而看你們一天到晚忙着，於心也不忍呀，還有……唉！」他嘆了一口氣。

「還有甚麼事？」

「還有我們的事；像這樣拖下去，到何時才能達到我們的心願呢？」

我掛紅了臉。但心裏一想，這也是正理，他沒有事做，我自己的收入也有限，就說結婚的事不成問題吧，婚後的生活呢？

心裏雖這麼想，我還得安慰他：「你何必那麼急呢？現在我們還年輕着，再等多兩年，我積蓄多些錢時，再談也不遲呀！」

「哼，那些錢的錢車結算，還是男子漢幹的！」他的牛脾氣又發作了。

「這不是甚麼說的，誰能擔保這兩年內你找不到職業？」我忍住性子，勸說着他：「況且巴西那邊也是把持不定的，你怎可貿貿然去冒險？」我補充道。

「唉！」他又嘆了一口氣。

二

過了幾天，他要到巴西去的夢還未消除，而且他已給他在巴西的朋友回了信，詢問到巴西去應辦的手續。自然他肯把信給我看，因為我是反對他去巴西的。

幾天來，他已不像以前一般地找職業找得滿頭大汗，反而整天躲在他家裏睡覺看書，晚上才來找我聊天。大約是等他巴西的朋友的回信。

我因為才卸下一日的工作，鬆了一口氣，也樂得跟他散散心。

只是他對去巴西的事絕口不談。這也好，可以避免我們之間引起爭執而辯論。

今晚，他又來徵求我的意見。

他說：做住在山芭的表弟寫信叫他進去裏頭消消悶，藉以碰碰運氣，看能找到份工作不；我自自然是贊成他進去的。

「凡，我看你連月來整天在街上晃，未免太無聊了，倒不如藉這機會過去看看，聽說不一定是爲了職業，就是進去消消悶散散心，也未嘗不好。」

他不發一言。良久，才開口說：「假如我巴西的朋友有信來，請你馬上代爲轉寄過去。」

「看你，還整天迷戀着巴西的！」我順口說出來，才覺得失言，但已太慢了，只好轉口說道：「好啦，你別擔心，信一到我馬上便給你轉寄過去的。」

他默默地望着遠方黯暗的天邊。

三

今天，才一踏入房門，看見桌上放着一封信，我便馬上打開來看。

那是士凡從鄉下寄來的。

其實，士凡去的地方，是一個園坵。他的表弟是割膠工人，住在園坵裏的工人宿舍裏。

士凡在信中向我訴苦說：到了那裏，甚麼都感到不方便。住的，是鋅板屋，既沒有電器設備，也沒有自來水。入夜，便睡天幹地的，只能躺在屋子裏伴着巨大的煤燈。而且晚上蚊子很多，開着窗，便咬得又痒又痛的，有時牠們飛進到被單裏去咬。睡在床上，又有臭蟲來咬，第二天在大腿和手臂上可以發現淺紅色的腫痕。每天早上，表弟和大家割膠去了，使得四週冷清得可怕。只有小孩子在黃泥路上玩，或者小狗追趕雞鴨，追得滿天亂叫亂闖。想要沖涼，只好到百碼外離芭傍的一個由小溪匯集的池潭裏去，幸好這池潭的水清澈可愛，不然，他說，他才不願意沖泥臭的泥水浴呢！

同時，他也說要在最近回家來了。他也問起巴西的朋友來了信沒有。

我只好回個信去勸他耐着性子點兒，多住一個時期，再看看能適合那邊的環境不。我也告訴他：別人受得難過自己便受不得嗎？不要由於自己唸了高中就高人一等！同時，反正回來也沒事做，不如在那裏多享受點清靜的生活，也可逃避一下那都市固有的喧囂。

四

過了幾天，士凡又寫信來了。

這回，他寫得比較積極，不像從前一般地帶着濃厚的頹廢色彩。

他的信中也附着一封他表弟給我的信，文字寫得很流暢，困居在樹林中的人，能够

寫這麼好的信，真是難能可貴。

士凡告訴我他在那邊，由於表弟的介紹，他試着去鋤草。

在那邊鋤草，不是像校裏的吉寧園丁一般地推着割草機，割割兩三寸高的草，而是要拿着鋤頭，清除膠樹苗下的野草。

那些野草，長得又叢又堅韌，可不比校園的草容易鋤。同時，也要小心不可鋤傷膠樹。鋤草的工資是以棵為單位計算的。每一棵工資不滿五分錢。熟練工人每天可以鋤八、九十棵，但他第一天只鋤了三十左右棵，晚上兩臂又麻又痛，幾乎不能高舉。

第二天勉強去鋤，還是沒有成績，幸虧他表弟不斷地鼓勵他再鍛鍊下去，日久自然便能做得好的。

現在，他的兩臂不再酸痛了，而且每日也可鋤五、六十棵，成績自然不可與熟練的工人比較。

他還說，幸好在校時課外時不偷懶，有練習拿鋤頭參加美化校園，不然，他真不知鋤頭要怎樣拿呢！

最後，他才說打算回家一行，看看他母親和我，並帶多幾件衣服，幾本書，作不時之需。

他表弟的稿，也寫得蠻有趣的。

他說士凡到那邊的前數天，整天老是長吁短歎的，倒是他勸他在無人時於屋後開個羽球場，作為消遣。那知道却造成他練習鋤頭的機會，不致在得了工作那天，在膠園裏發窘。

他也說士凡在第一天工作回家後，涼也不沖，飯也不吃，便帶着個臭汗黏身的身子，倒在床上，說手臂酸痛，害得姨丈硬母急得甚麼似的，七勸八勸，士凡才肯去沖涼吃飯，吃了飯，便睡覺去了。

第二天，看樣子是支持不下，但他還勉強去做，這樣地過了一個星期，他才不再覺得手臂酸痛。但是，現在手掌變粗了，皮膚也黝黑了，不再像以前公子哥兒白哲的樣子了。

最後，他還打趣問我說會不會怪他把「我的士凡」變成吉寧人了。我被他問得臉紅通紅。

五

終於，一個星期六，士凡回家來了。

他果然被太陽晒黑多了，以前白哲的面孔，現在也變得紅通通的，像熟透了的蘋果。

他見了我，喜歡得不得了，不顧母親站在旁，像三歲的小孩子似的，蹦蹦跳跳着上來拉我的手，口裏嚷着問道：「你看，我到底不同從前了吧？」

我給他弄得窘紅了臉，半響不能回答。

「你說，你說呀！」他催着問道。

「你變得老天真了！」良久，我才能平定心中的興奮，回答他一句。

「真的嗎？」他聽說，竟喜歡得跳了起來。

「真是的，當我真正體驗到神聖的勞動，親身去接受太陽的炙熱以後，我才明白，我不是超人一等的，我也只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必需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去供養自己！」他越說越興奮，越興奮越把我的手捏得緊，我痛得幾乎叫起來了。

黃昏，我把昨天才收到的巴西來信送給他，問他道：「還想去巴西不？」

他接了信，望袋子一塞，看也不看，只是點點頭，又搖搖頭，不答腔。

第二天，他大清早便拿了一封信給我，要我代寄。因為他要趕早車回蘭坵裏去了。我留他喝了一杯咖啡，他却老不正經，一面喝，一面對我計算起來。他說現在一天

能賺四塊錢，兩塊錢我前費已經夠有餘裕，其餘的存在郵政局裏，不兩年，便可以達到快樂的日子了。他也說：這比較到老遠的巴西去做淘金夢要實際得多。我直被他說得不好意思起來，只是對他最後一句話，很是贊同。

他去吧，我看他的信沒有封好，打開來看，只見他寫道：「我的力量，必需用來建設自己的祖國，造就家園的繁榮，而不該虛擲在陌生的異鄉裏。在祖國的土壤上，生活在她的懷抱裏，呼吸着自己土壤的氣息，即使勞苦些，也是無可怨尤的！也是應當的……」

我不禁為他的醒悟作一個會心的微笑。

睦鄰

村生

吃過中飯，蘭嫂給那五六頭豬送去飼料，便閒空下來。

天氣很熱，她搬出一條長板凳，坐在客廳前面的「游廊」憩息。那幾個淘氣的小寶貝，吃飽飯後，便一直在屋後的膠林下玩捉迷藏。

提起那三四個活寶貝，她便頭疼。在這種山芭地方，誰家都一樣，大人們總是從早

到晚忙著幹活，少有時閒管教家裏的孩子。而那些孩子也比不上城市的有人照顧，要什麼有什麼。他們大多數是年長幾歲的看管年幼兒歲的弟妹；如果家裏沒有姐姐的，便只好獨個兒或者找鄰居的小孩玩了。就因為這樣，孩子們便常常當着大人們去工作時，吵鬧起來；等到他們的父母親回來，便哭鬧着說被人欺侮。講理的家長，便把自家的孩子打罵一頓完事；不講理的便拉着孩子，找上門來，與師問罪。蘭嫂就曾爲了孩子們的芝麻小事，和人家吵過好幾次架了。

「啊，啊，蘭嫂，你在家裏真是最好不過的了。」

她聽到有人喊她，便轉過頭來，還來不及招呼，那個已經拉着個哭腫了眼睛的孩子，走進門來。

「唉，蘭嫂，不是我說你，你老是讓你的孩子欺侮人家——」

沒等她再說下去，蘭嫂顯然不高興了，她接口說：「木條，你可不好含血噴人！我可不是好惹的！」

「喲，喲，是你的孩子打了我家的阿財，還說我含血噴人，真不要臉！」

「什麼！」蘭嫂受不了這句話，憤憤地說：「你們阿財可不是好東西！」

木條被這句話激得跳起來，大聲罵道：「你說你那個小雜種，打了人家還算是好東西！」

西——我聽他是對人發脾的野孩子！」

「你別說我阿財是對孩子！你的孩子才是小流氓！是——」她一時想不起恰當的字眼，稍微停住，喘着氣——。

出乎意料之外，木條竟沒有利用這機會罵回對方，而是改變了態度說：「喂！蘭嫂，我來找你，是想和你評個理，你可不要發瘋罵街，滿口粗話的！」

蘭嫂一怔，她萬料不到木條會轉換口氣，說出這些話來。她也只得按捺住心中的氣憤，冷冷地說：「你想怎麼樣！」

「喂，蘭嫂，」木條說：「事情是這樣的：阿財每天打你家門口經過，你那個最大的狗仔，便握住拳頭比着要打他，可把他嚇壞了！今早，狗仔竟真的把他打得鼻子出血，你倒說說看，誰是誰非呀？——我們講理的人，總得把道理講明白的，你說是嗎？」

聽完她的話，蘭嫂疑信參半，她思索片刻，才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是狗仔的不是了！」沉默了一會，她又說道：「不過，木條，我聽那個小的說，你的阿財每天經過這裏，總對他們扮鬼臉，所以——」

「阿財，這是真的嗎？」蘭嫂還沒說完，木條便拉着阿財的手問。

那個小孩子看見她們剛才吵得很兇，已經嚇得不敢出聲，此刻經木孀一問，兩滴淚珠便滾了下來。

「你有沒有對他們扮鬼臉，說呀！」木孀毫不放鬆，再問下去。

阿財畏怯的點一下頭。

「鬼仔，惡說人家打你！你要不同他們扮鬼臉，他們還敢打你！」

木孀語氣交加，當着蘭嫂的面，「拍」的一巴掌打在阿財臉上，他便哭了起來！

「不要打他，不要打他，」蘭嫂覺得這件事並不完全是阿財的錯，有些過意不去，趕忙一邊勸阻着，一邊把他拉過來，安慰他幾句。這時，狗仔恰巧從屋後跑來，蘭嫂喊住他，罵道：「阿狗，死東西！你為什麼把阿財的夢子打出血來，」她指着阿財，「快過來和他拉手！」

狗仔遲疑一下，最後無可奈何地走過來，和阿財拉了拉手，就想跑開。他剛想轉身，蘭嫂又喊住他：「阿狗，別走！帶阿財去後面玩！」

兩個孩子相親了一陣子。末了，他們兩人一前一後的向屋後走去。

「噯，小孩子真太淘氣了！」看他們走後，木孀嘆口氣說。

「可不是，我給他們氣死了！」蘭嫂也附和着說。忽然她想到了什麼，便匆匆走進

屋內，未幾端着一碗茶出來。

不一會，蘭嫂端了兩杯茶出來。她把一杯遞給木孀，一杯放在櫃檯上。

「你太客氣了，蘭嫂，」木孀接過茶說：「我們已經是老鄰居了，何必這樣多禮呢！」

「沒什麼，沒什麼，這是便茶！」

那個呷了一口茶，話題又扯到孩子身上來了，她說：「蘭嫂，你可真會管教孩子！狗仔可真聽你的話呀！」

「我的孩子可真壞透了，」蘭嫂還是客氣一番，「他們整天吵吵嚷嚷，把我給氣老啦，——」說到這裏，她忽然覺得人家稱讚自己，自己也應該回敬她幾句，所以馬上轉換口氣說：「木孀，不是我故意稱讚你，你們阿財才叫乖呢！又聽話，又聰明！」

木孀被說得有點不好意思，她笑得露出滿嘴金牙，不知該說些什麼好。稍後，她又想到什麼話題了，她說：「蘭嫂，你說是不是呀，」她猶豫一下，繼續說下去，「孩子和孩子吵架，不論誰是誰非，總該先管教管教自家的孩子。」

蘭嫂一聽這話，馬上不假思索地說：「是的，是的，應該先管教管教自家的孩子！」

于是，她们又谈了许多关于怎样管教孩子的经验。最后，木塔说：「谢谢你了，阿姨！我想回去了！」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木塔挥挥手，向西周望一望，就向着一條小泥徑走去……

籬笆

陸琦

我家屋後有一列紅泥山，山上長滿茂密的森林。山前有一大片空地。我們開闢了五十英畝椰園，還有四十英畝是一個叫亞末的馬來朋友所有，我們在相鄰的椰樹上釘着一塊牌子，如果不是看到這塊牌子，就分不出這片椰園是屬於兩個主人的。

椰子成熟了，我爸爸每天都到園裏看工友採摘，亞末也在這個時候每天和他的女兒法地瑪帶着兩隻猴子來採椰子。

法地瑪是我的老同學，她和我一起修完華文小學課程後才轉到巫文學校。現在她是我的老師，她每天下午都到我家替我補習巫文。

在椰子收穫的時間，每天下午我都帶着書本到園裏去，看我們的工友採椰子，也看

法地瑪他們採椰子。每次，我們都利用一段時間，由法地瑪指導我學習巫文。

一天，爸爸忽然指着幾棵椰樹問我：「阿詩哪！你看那幾棵椰子，是不是被人偷了？」

我走近前認真的看着樹上，想着昨天回家的時候經過這裏，樹上的椰子的確比現在多。

「是少了。」我說：「昨天還是密密麻麻的，現在怎麼會少了呢？」

「一定是他！」爸爸握着右手打了一下左手心說。

「誰？」

爸爸湊近我的耳朵低聲說：「亞末。昨天晚上，我親眼看見他帶回了偌大數目的椰子——很長的一串，順着小河往他家裏拖。」

「不可能是他吧，他向來就很忠實。」

「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想：我們有三名工人，他只帶兩隻畜牲；可是，我看他昨天那一長串椰子，實在遠比我們多。還有一點更值得懷疑的：昨天我們回家的時候，他不是還留在園裏嗎？一定是他等我們都回家了，便帶着猴子過園來偷椰子。」爸爸很滿意自己的見解，一點也不值得懷疑似的。

我在沉思，昨天我們回家的時候，已經五點十五分鐘了。我對法地瑪說：「時候不早了，你們要回去了嗎？」

在平時，他們常常和我們一起回家的。

可是，法地瑪說：「爸爸說：我們今天還要遲點才回家。」

「難道亞末真的是有計劃等我們離開後便偷嗎？」我想：「可是，法地瑪，她決不會贊成她爸爸偷東西的。」

「爸爸，我不相信是亞末偷了。」我說：「法地瑪也不會讓他那樣做。」

「不是他，難道會有別人？法地瑪，你就相信她一定是好人？」爸爸似乎想不到我會不同意他的見解。

我跳回亞末的圍裏。法地瑪迎上來：「喂！我剛才想到一件事，告訴你，要嗎？」

「你先告訴我，昨天你們到什麼時候才回家？」

她用疑惑的眼睛看着我：「你問這個做什麼？」

「沒有什麼，不過，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偏偏昨天要比我們遲回家？」

「當然有原因啦——別管那個了。我剛才想到：以後，不管是不是椰子收穫的時候，我們一樣的每天還是到園裏來學習功課。這兒空氣好，風景好，會比家裏來得

好。」法地瑪聽了，臉頰微微泛紅。

我覺得她似乎有意迴避我的問題，但也不便再追問下去。

「而且，我還要多學點華文。」她又說：「到這兒來，更能充份利用時間。在家裏有時你弟弟打岔啦，有時你妹妹又吵着要我講故事啦。」

「也好。以後，今天我教妳華文，明天妳教我英文。好吧？」

她微笑的點着頭。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對我和工友說：「我看，要想辦法讓亞末不能再輕易走避我們園裏；要不然，我們的椰子可要大受損失了。」

工友告訴爸爸最好圍上籬笆。爸爸立刻表示同意這個意見。

翌日，我到園裏去的時候，看到工友不是在採椰子，而是忙着在四周插上木條。我走進亞末的園裏，法地瑪問我：「你們插上木條做什麼呢？」

「是爸爸的意思，我不知道。」我只有支吾。

「是想圍起來吧？」她又問。

「也許是……等我問爸爸吧。」

第三天，籬笆圍上了，只留着一個進口的地方。

第四天，進口的地方安上一扇木門，可以下鎖的。

「你們圍上籬笆了？」法地瑪對我說。

「唔，爸爸沒有告訴我為什麼。」

「籬笆？」她似乎有所感觸的望着面前的籬笆，「為什麼要圍上籬笆呢？」

圍上籬笆以後，我爸爸和亞末見面時竟不打招呼了。法地瑪告訴我，她爸爸不高興我們圍上籬笆，認為是對他們有了懷疑。

「籬笆？」她感慨的說，「為什麼要圍上籬笆呢？它使人們隔開了。」

爸爸有一天忽然對我說，「以後，不要再和法地瑪在一起了。」

「為什麼？」我心裏想，「難道我們之間，也要豎起一堵無形的籬笆麼？」

「不必問為什麼，你自己也該會想得通了。而且，亞末也不會不喜歡你和她在一起。」

爸爸的話沒有錯，我再遇見亞末，我向他打招呼。他不但回答，而且是一臉不屑的神色，報我以白眼。

每天下午，我進進退退到園裏去，可是我沒有再走進亞末的園裏。我常常靠近籬笆站着，我甚至想如果我不能離開出去，我只是圍着籬笆望着亞末的園裏。有時看到法地瑪，也有時看到——她看到我，眼睛沒有回避，只是彼此保持沉默。亞末看到我，却總是圍出一圈不親切的顧客。

一次，我又隔着籬笆向亞末那邊望，我看不到亞末，法地瑪一個人坐在一棵椰樹下看書。

「法地瑪。」我輕聲叫她，不讓在另一角落的爸爸聽到。

她抬頭起來，向四周張望一會後，站起來走近我——我們是隔着籬笆。

「你爸爸呢？」我問。

她指着園子深處。

「你爸爸呢？」她也問我。

我同樣的用動作表示。

「我們之間，似乎也有一堵籬笆。」沉默了一會，我感慨地說。

「這堵籬笆，什麼時候才被拆除呢？」她說着便移動脚步走開，一面說：「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談吧。現在，給我爸爸或者你爸爸看到了，都不好。」

一天，我因為晚上在下午舉行大掃除，沒有到園裏去。傍晚，爸爸回來時對媽媽說：「椰子又被偷了。」

「昨天晚上，園子的門是不是忘記下鎖？」媽媽問。

「我怎麼會忘記呢？這麼重要的事。今天早上我到園裏去的時候，也還是鎖得好好的。」

「這樣說，亞末是一定沒有進去的。」我說。

「他可以在籬笆外指揮他的猴子偷。因為，只有靠近籬笆的椰子才會被偷。我想，我應該在晚上的時候，親自到園裏去偵探。要是當場拿住了亞末，一定教他以後見不得人，看他還偷不？」

晚飯後，爸爸背上獵槍，要我和他一起到園裏去偵探。他當天故意不把園子的門下鎖。

我們到了園裏，沒有什麼動靜，我們便蹲在一棵椰樹後面，用一些椰葉遮住身體，過了十點鐘，我們一無所獲失望的回來。

一連幾天晚上，都是懸懸在椰樹後面，但是徒然。

爸爸不灰心，說一定要拿住亞末這個賊，讓他出醜，才甘心。

今天晚上，當我們正因為失望而沒精打彩的靠着椰樹的時候，突然，有椰子落地的聲音。

我們馬上跳起來，他拿好了一槍，彈頭是朝發出聲音的地點，

遠遠地射中了落地的聲音，爸爸的手電筒在掃射。

「猴子！」我叫出聲來。有幾隻猴子在離我們不遠靠近籬笆的椰樹上採椰子；在地上有猴子把椰子拾起，丟向籬笆外；外面也有猴子。

「原來……」爸爸驚地撥開椰葉，站起來瞄準樹上的猴子放了一槍。立刻，一陣騾動，吱吱聲中，牠們爭先越過籬笆，向森林中逃命。

我們走近前，用手電筒在地上照，地上躺着一隻死猴子，爸爸拿住牠的尾巴，拿近面前看着。

「我們錯怪亞末了，爸爸懊悔地說。」

「是的，爸爸，我們不應該關上籬笆，它使人們疏遠了。」

「明天，我們把它拆除吧。」我又說：「我們不應該再讓它存在人與人之間。」

爸爸點了點頭。

翌日，籬笆被拆除了。我走進亞末的園裏，見到法地瑪，對她述說昨晚的事情。我問道：「你可以告訴我嗎？你們以前為甚麼有一天晚上要很晚才回家？」

「那是因為我爸爸在前天晚上沒有把椰子帶回家，便堆在一棵椰樹旁邊，用椰葉蓋

住。第二天，我們把昨天的椰子一起帶回家，但不願讓你們知道我們把椰子留在園裏，我們便等你們回去以後才回家。」

「怪不得那一天會有那麼多椰子。」

「當然囉！那是兩天的收穫哩！」

陋巷的悲劇

小峰

疲勞了一天的太陽，已逐漸地斜落到西山的後頭。

陋巷開始在蒼茫的暮色中熱鬧起來——孩子們迎着父母親歸來的喧鬧聲；忙碌了一整日的人們，都在這個時候，匆忙地趕着回家。滿目瘡痍的陋巷，彷彿從惡夢中甦醒過來一般，又恢復它原有的面目。

這時候，遠遠地搖擺着一個灰色的身影，肩挑着一擔「豬腸粉」的擔子，高聳的額骨，襯托在那佝僂的身子裏，越顯得矮細瘦削。只見他很熟悉地在一條街堂裏拐了一個彎，接着到了一間陳舊簡陋的亞答屋前歇下來。

「喂！喂！爸爸回來了！……」四五個渾身污垢，赤着上體的孩子，當其中一個一

溜，直着嗓子跑了起來，其餘的幾個孩子也跟著一哄而散，一齊轉彎到利人的面前。利人的個體顯露出來，很強地露出一絲淡泊的善笑，眼光在這幾個像猴似的孩子的身上巡視了一遍。最大的兒子今年剛好達到入學的年齡，然而，他並沒有能力負起為人父者的責任，把孩子送進學校，這是他時常引以為憾的一樁憾事！每當他目睹這羣骨瘦嶙峋的孩子時，他的心胸就好像被一柄利刃刺戮一樣，隱隱地作痛。

「爸爸，我要糖！我要糖！」他被他們前後圍繞起來，嚷着跳着。

「好的，好的，別嚇死人！讓爸爸把東西安放好了才給你們糖，知道嗎？」他以一種溫和的語氣，使孩子們都靜下來。

「媽！爸爸回來了，還買給我們糖哩！」他的七齡大的兒子華仔，等糖一到手，便溜煙地飛奔到廚房裏，對他那正在幹活的母親告狀般地報道。

「唔！有糖出外面去吃，別進來亂搞。」做母親的實在也忙得不可開交，那有充裕的時間理會這些呢！

壁上的煤油燈亮了。在搖曳的火舌中，現出七張欠缺營養的黃色的臉孔。他們開始用晚餐。雖然，桌上面盛着的只是一盤廉價「熟甘榜魚」，和另一小碟「峇來

願」，但對於菜餚的好壞，在他們「知足者，貧亦樂」人家的心目中，是毫不在乎的！主要是餓壞肚皮，便心滿意足了。

這頓晚餐吃得很沉默。最後，還是做妻子的首先打破這沉默的氛圍，望着只顧用筷子把飯後進口裏的丈夫說：

「今天下午，『屋主婆』又來催租錢了，她說多給我們三天的期限，如果屆時……」當她驀然地想起病期復原的丈夫時，隨即將下半截的話囫圇吞棗，因為深恐此語一出，對於一切愈的病者，將會產生一種壞的影響。

「……」他默然地若有所思，手上的飯碗不期而然地停下來。

「說實在的，我們也應該想辦法，像『屋主婆』這種人，眼中有的只是錢，她是不會跟我們論情講理的。」他的聲音是那麼溫和貼體，顯示他對事情處理的細心縝密。

「唉！我何嘗不曉得？只怪狠心的老天爺，偏和我們窮人作對！三日晴，兩日雨！試想教我怎……咳！……咳！……」他的左手煩煩地搓着腰部；劇烈的咳嗽幾乎使他氣喘。片響，才繼續地說：「一家七口的生活，加上我上個月患病時拖下來的一筆『藥債』，咳！一時要我如何去籌出這五六十塊錢來？咳！……咳！……」

他先朝那遠家吃的門口，顯然要起變化了；他的心宛如被蛇舌般舔舐着，那彷彿如針刺般的痛苦，漸漸傳遍全身。

他眼望着丈夫的這種痛苦萬狀的神態，心裏其實好生難受，他隱隱自己的失言，但事情已臨非解決不可的邊緣，教他怎能再隱瞞？兩種矛盾的情感，猶如洶湧澎湃的浪濤，在她恬靜的心海迭次地起伏衝擊。

晚餐過後，一宵無語。

黎明的號角聲喚醒了酣睡中的人們。陋巷浸浴在白濛濛的曉霧裏，一個個模糊的身影在蠕動，蠕動，……。這又是一天生活的序幕。

「豬腸粉！……」一陣悠長的叫賣聲，那是生活的前奏曲——它立即劃破陋巷的靜寂；熟悉的聲音，差不多每個最早的這個時刻，便傳進人們的耳鼓裏。

「亞添伯，給我豬腸粉五分錢！」一個五六歲的孩子，首先把手上的小盤伸過去。

「給我一角錢先，亞添伯！」另一個盤子接着也遞過去。

只一刻那間，一羣年紀和先前二個粗犷的小孩子接踵而至，一窠蜂的將亞添伯圍圍地圍攔起來，爭着嚷着！這可忙煞了亞添伯的一雙手。

「慢慢來，大家不用爭！先到就先給！」為表示公平和息爭起見，亞添伯採用輪流的辦法。

「是我先來的！我比他先！」一個理「摩達」頭的孩子，理直氣壯的用食指指着他身邊的另一個孩子，對亞瑟伯說。

「我的大×！你不要亂說！我明明比你先來，不信你問強仔看！」那個聽了「摩達」頭說他比他後來這句話，登時咆哮起來，望着那叫強仔的孩子問起來：「亞強仔，是我比他先來嗎？」說後他的視線一直不停留在亞強仔的臉上，因為對方一句話的關鍵，足以影響或可能推翻他全部話的事實性。

「是！是！我和亞明仔先來的，亞瑟伯。」強仔的話果然沒使他失望，於是他倆互投以一瞥勝利的微笑。

這是司空見慣的小插曲，不足為奇！亞瑟伯只一笑置之。

亞瑟伯的生意在這條陋巷裏，就專靠這一羣一角五分的小顧客，此外還得趕上二三里遙的路程，到別個小鎮去。他忍受着風吹雨淋，奔波勞碌了一整天，而才只不過賺找到二三塊錢而已。然而，充斥在這條陋巷的人家，究竟又有幾家不是和亞瑟伯同病相憐的？

日子湊近得似乎特別快，三天的限期瞬間紙剩下一天了，亞瑟伯沒血色的臉孔越顯

得憔悴，而因自己的朋友和自己同樣是個窮鬼！

當他無意中轉動他的身子，無精打采地回到那間陋的家門時，他的妻子亞強嫂的陰晦的臉上，掠過一層希望的幻影；她急不及待地以關心而略含埋怨的口吻問：

「唉！真急壞人，一出去就一整天，究竟有沒有……」。

「不用說了！唉！真是人窮路絕！唉！……唉！……」亞瑟伯的老毛病又要發作了，額上迸出一粒粒黃豆般大的汗珠，上氣接不到下氣。

亞強嫂也覺得丈夫言之有理，良久使她說不出半句話來。

「唉！……唉！……唉！……」一陣天旋地轉，亞瑟伯頓時覺得眼前一片黑壓壓，喉嚨間像被一塊什麼東西硬塞住似的，呼吸頗得急促不勻。少頃，他才「咳！……咳！……吐！……」隨着他的噴嚏聲，一團黃中帶雜着紅色的濃痰，打在他的口裏吐了出來，衝鼻的血腥味，使他下意識地驟然感到這是什麼？

亞強嫂怔怔地凝視着那團紅色的痰沫，意義深長地吁了一口長氣，最後才靜悄悄地說：

「你還是休息休息吧！看你的舊病又發作了。」



「……………」他沒有答腔，孤衷地逕往房裏走去。

夜又開始籠罩在這條陋巷。

陋巷猶如陷進黑黝黝的地獄裏，陰森森的闐寂得可怕！……………」

「噓……………」附近教堂傳來深沉的鐘聲，清徹地在午夜的空間迴盪，預告人們已是交午的時份了。

在此夜闌人靜，萬籟俱寂的長夜裏，亞添伯的房子竟意外地掀起一種未曾有過的異樣聲響，但是，在短暫的數分鐘內即又告岑寂！……………」

不知何時，壁上懸着的一盞煤油燈也熄滅了！

窗外的夜梟，凄切地獨自在寒夜裏悲鳴，是否爲人間的不幸詛咒控訴？

黑夜逝去，黎明的第一道曙光普照在陋巷的土地上；同時照耀着陋巷裏一羣不幸的人家。

一羣手持燈子，而似乎等得極不耐煩的孩子們，都異口同聲地議論起來。——

「爲什麼亞添伯還沒有來賣豬腸粉？」一個說。

（重修于六〇年六月七日）

罪孽

鳴和

和煦的朝陽，普照着大地。街道上汽車嘟嘟的奔馳而過，布街開始熱鬧起來。巴利邊的幾檔咖啡攤，生意非常好，特別是裕伯那攤，顧客如雲，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不曉內幕的人，都以爲裕伯近來走運了，生意才如此興隆！

「裕伯，泡杯咖啡烏！龍叔把那輛「老爺車」泊在路旁，便大搖大擺地走到裕伯攤子旁邊，在剛剛空了的座位坐下。

裕伯把咖啡烏端放在龍叔面前的桌子上。

「裕伯，昨夜中彩嗎？……我最近連，七二三這個號碼，本來每期都不放過。……就怪×，這次不買，那知它偏偏開了出來！唉！唉！」龍叔呷了兩口濃黑的咖啡，便嘆

喋不休地打開話匣子，接着又說：「前天早上，咱狗仔（他的兒子）爬起牀來，便嚷着對我說：他夜裏夢見豬窩裏的『肉豬』跑掉一隻，驚惶着想去追趕，因為太過驚惶就一覺醒來！唉！明明是『真字』，財神爺有意照顧我，我自己却錯過了。真該死！裕伯你說是嗎？」

此時好賭的顧客，都抬起頭，聽得津津有味，看到龍叔銀天尤人起來，不免都同情相憐。裕伯最識趣，便甜言蜜語的搬出那套老世故：

「本來嗎！福氣不到，金錢送到面前都不會中的！你忘記了嗎？那回福成中福利部頭獎的事——他本來不想買，却被一位朋友勉強他買下來，後來便這樣做起『大頭家』來了！」

「唉！我那裏有這種大福氣！」龍叔若有所思似的感嘆起來。他常常有這種暮氣橫秋的態度。他愛賭如命：千字票，百字票，什麼都買。輸了便長吁短嘆，並且還欠了雜貨店許多賬。

裕伯是知道他老脾氣的，於是便機巧地把話鋒轉移到此次中彩的幸運兒身上去：

「龍叔！昨夜隔鄰的明條又中了三塊錢，她還是向我買的，還有另外一些人呢！」

裕伯是知道這「明條」的，這「明條」姓李，他的確姓李，就是一種神祕，明明與他像乾手李，百字票的勾當。

「裕伯，聽說××伯公山的神魂真靈驗，××約我後天去跑一趟，我便一口氣答應了他，哈哈！如果是財神爺臨帖，我九叔不發大財才怪哩！……」這是坐在龍叔對面一個將近四十歲的中年人，面呈棕黑色，但總掩蓋不了密密的皺紋，他說到這裏不禁神祕的哈哈發笑。

「九叔，到時有『真字』，可別忘記告訴人啊！」龍叔興奮得跳起身來，在九叔膀子上輕輕擰了一把

裕伯也跟他們胡扯，敷衍了幾句。

「裕伯，」另一個顧客走過來對裕伯竊竊私語：「你照我紙上所寫的牒上去就是，裏面有五個『三』字，錢在這裏，一共十五塊，記好，別忘了。中了，你『保加』有『甘光』的！……」那個顧客交了錢，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這時，龍叔也走了。

這是一個週末的夜晚，四周很寂靜，淒涼，彷彿罩上了一層鬼氣似的——這鬼氣侵襲着黑黝黝的夜空。

裕伯氣喘似的摸索到昏黯的亞答屋裏，他似乎覺得重重的魅影在糾纏着他笨重的身體；他進到屋裏才鬆了一口氣，疲憊似的坐在椅上。繼民（他的長子）看到父親頹喪的動作，不待他鬆懈精神，急促地問道：「爸，龍叔怎麼樣了！」

「已經斷氣死了！」裕伯用了很大的氣力才吐出上面六個字，沮喪的望着模糊的屋頂，像要在那裏發掘出甚麼似的。

「死了？」繼民喃喃自語着，聲音低得祇有他自己才聽得出。但他彷彿不相信自己耳朶似的問道：「什麼？死得這樣快？……」

「這並不是有辦法沒辦法的問題，這是命呀！他一生就是這樣淒淒涼涼，一天到晚像牛馬一般賣力，還不能溫飽，無怪他近年來好賭，其實如果財運亨通，給他中個三萬一萬，就不必這樣辛辛苦苦了。可是命運偏偏跟他作對，四五天前，他的一個朋友到×伯公山去求得了「真字」，便告訴了他，他便發誓要好好的買，跟××雜貨店先借得五十塊錢，到我這邊買了「二四八」五十塊錢，誰知今夜開的是「二四九」。這可把他活活氣死！他就在今晚十時左右，吊死在他後園的芒果樹上。唉！這是命裏註定的！」

繼民是讀過五年書的，所以對他父親的打罵大表不滿，裕伯收百字票、千字票的勾當，是在兩年前開始的，因為那時膠市不景，咖啡園幾乎要關門大吉，在失業浪淘海下，要另找他行簡直比登天還難，因此在這走投無路下，便收起百字票、千字票來。雖說一個月不過多賺幾個小錢（因為是代理的），但總算把窘局打開了。繼民會親動過他父親，但父親把經濟的拮据當理由，說收千字票祇是一種臨時的副業，待生意好轉了，便放棄不幹。繼民當然無話可說了。現在看到龍叔的慘劇，就像當頭的鐵棒，重重的痛擊了他。「唉！父親總是執迷不悟，他連先前許下的諾言也忘記得一乾二淨了，我那裏可以袖手旁觀，讓父親一直做下去呢？」他心裏想，於是便說：

「爸，不是這樣說，這是現社會所造出來的，他的慘死，就和我們有密切關係；你以前不是說待生意好轉，就不再收千字票麼？……」

「住嘴！你懂得屁事！我們的飯碗是怎樣維持的？再說龍叔自縊，和我們有甚麼關係？你竟連老子也要管教起來！」

繼民看到父親這樣固執，壓根兒不聽他的勸告，但還是耐心勸道：

「你不能把責任完全推卸掉啊！我們收，他買，雖然不是我們直接害他，但我們卻間接做了『劍子手』，……」

「胡說！」裕伯在桌上猛力地捶了一下，「嘩啦啦」的響聲在屋內就像山崩地裂似的迴響着。他氣得鐵青着臉，全身都微微顫抖起來。

「爸，忠言逆耳，到時後悔莫及了！」繼民苦口婆心，說出了最後一句話。這時繼民的母親剛巧踏進門樓來，見到丈夫的態度，便忙着過去勸他，並斥責了繼民一番。這一夜便這樣過去了。

翌日早晨，裕伯的咖啡像往日一樣，顧客高談闊論着；竊竊私語着；偶爾也參雜着哈哈的狂笑聲。忽然，一個顧客問道：

「裕伯，時間不早了，怎麼還不見龍叔到來？」

「他昨夜吊頸死了！」裕伯正在泡咖啡，忽然聽到這意外的詢問，回過頭來對着那

發問的顧客，有點惋惜的回答。——他本來是想瞞着大家的：因為他心裏很空虛。

一陣寒流侵襲了每一個顧客的心，個個的臉都現出極端驚訝的神色，接着顧客們都議論紛紛，揣測龍叔尋短見的原委。

「裕伯，你曉得他爲甚麼自殺的嗎？」剛發問的那個顧客，繼續追問道。

「還不是爲了你告訴他『真字』的結果嗎！其實他也太沒用了，輸贏是常事，像你一樣的看得開才是啊！你說是嗎？」

「唉！真可憐！」九叔搖搖頭，既是歎息。

「爸！不好了，『暗胖』、『大狗』開車來了，快……快……」繼民惶惶地跑到櫃子旁，險些兒摔倒；臉上青筋凸出，上氣接不着下氣地說。

顧客都騾動了起來，面面相覷。

「裕伯！快跑！」不知是那一位迸出這一句。

裕伯已驚嚇得魂不附體，突然聽到這話，就拔腳狂跑。這時警探、警長已打從幾十步外的地方圍了過來，頓時全條街都騾動起來。

裕伯拼命地跑，後面是緊跟着的警探、警長。他竄過了街上的行人，閃縮的直往市郊跑去。他這時唯一的思想，就是把千字票的收據焚燬掉；但忐忑的心跳，近乎癲癲的腦殼，甚至全身的掙動，處處都使他有癱瘓下來的可能性。

「快！快追上……」他耳邊隱約聽到警長發命令。

裕伯魂飛魄散的奔到家中；這時他已無暇向妻子說明，奔到房裏，就像打槍似的抓起收據簿，然後飛也似的跑到後園，把它扔進到滿坑的池塘裏去，轉身正想跑時，警長

的吆喝聲使他怔住了。

「××，快給我搜！你給我把浮在水面的紙鈎上來！」警長發施命令，並指點站在面前的一個警探鈎起池塘上的收據。

「好，你跟我到前面去！」警長兇狠狠的推着裕伯，好似要把他吞嚥掉似的。

裕伯聽到要鈎起池中的字據，全身痙攣，聽到警長的命令，他楞了一楞，便垂頭喪氣地隨着警長到前面。這時他才曉得壓四周被圍得水洩不通。他知道那狀是一定成立了。這時他就有點懊悔了。

「早知今日，何不當初？啊！蒼天，求求你放免了我吧！」裕伯喃喃的吟着，像基督教徒唸禱罪的禱文。「走吧！還站在這裏幹嗎！」警長毫無表情地喝道。

「×，你不能走啊！我們大小以後將依靠誰呢？你……你不要走啊！鴨鴨……」裕伯絕望地哭起來，挽住裕伯的手腕，死也不肯放他去；她一邊苦苦的哀求着，一邊流着淚。裕伯也感動得淚水沿着瘦削的面頰淌下。最後他才果毅的安慰道：

「你不要哭，這正是我新生的開始！強牢就等於贖罪；我祇希望我的後代和其他人，不會重蹈我的覆轍；我入了監獄後，同胞盡力幫忙你也可以勉強維持生活，等到我出獄後，我們就是最快樂的人了！」

長生的月亮

念海

儘管有些詩人及文人對於母愛不斷地歌頌，而我依舊始終不變地堅持着自己的見解：母愛並不停大，或者世界上根本沒有母愛的存在——朋友，我這麼說，也許你們不同意，但我是有根據的。

此刻，夜已深了。窗外，天空是黑黝黝的。草叢裏的蟲鳴，已叫得筋疲力竭，聲音漸漸微弱、低沉，彷彿細線着了，大地終歸岑寂！

昏黃的煤油燈下，躺着一疊黃格子的稿紙，空無一字。我端正的坐在靠椅上，靜靜的構思一篇作品。我在心中暗自計算：應該怎樣構成一個短篇？母愛至「論」的範圍？想好，我又陷入沉思中。

朋友，其實說，過去我一面計算着對母愛所應有的詩文，雖然每個人都有母親，我也不例外。然而，從小到現在，我則體會不到母親給予我的愛。

相反的，我天天在受母親的責罵責罰。有人說：「打是疼，罵是愛。」那麼直是在說夢話！打就是打，罵就是罵，那有什麼疼與愛的道理？所謂「打在兒身上，痛在娘心

裏」也是騙人的鬼話。

從前，我常常看到這篇文章：「病中，母親無微不至地照顧着。」放屁！我屢次生病，母親並沒有無微不至地服侍我，相反，她似乎依舊那樣怡然自得，彷彿把我的病當着沒有一回事。整天，老是在我的面前，喃喃囁囁的說我貪吃啦，好玩水啦，生起病來自討苦吃，什麼的！唉，就叫人聽了膩煩！

這一切，像火一般地燃起了我不滿的火炬——我恨透母親。

因此，爲了完成這短篇，我會經拜訪了幾個朋友。他們也和我同感：絲毫沒有體會母親的愛。因此他們慫恿我，鼓勵我，希望看到我的「反母愛至上論」的文章。

我緊握住這點，利用一天的時間，打好了腹稿。當然啦，小說中的主角是我和幾個朋友的母親，綜合起來而成的。想到這裏，我本能地伸一伸懶腰，精神頓時振作起來，靈感也隨之而來了。我迅速地攤開稿紙，伸手去取筆，但是，我的鋼筆却不翼而飛了。

我又氣又急，立刻打開桌子的抽屜，把裏面的東西都翻遍，但仍然看不到鋼筆的影子。這時候，豆大的汗珠直從額上湧了出來。再在身上的袋子摸了一陣，哦，沒有，什麼都沒有。我急得在房內打轉。剛才來的靈感，早變成汗水冒了出來，蒸發到空氣中了。我把房內可疑的地方全搜遍，弄得亂七八糟，還是徒然！

氣憤湧上心頭，我茫然地搔着頭皮！

兀的，我想起來了：也許又是母親把我的鋼筆拿給弟弟用，忘記拿回來。因爲弟弟沒有鋼筆，而他的先生却非要他用鋼筆寫字不可，所以，我和弟弟時常爭着用。

「媽，你有拿我的鋼筆沒有？」我跑到後廳去，母親正在燈下做針線；我大聲地問。

「沒有，」她放下手中的針線，抬起頭來，吃驚地說：「不見了？」

「你沒有拿給弟弟？」我不答她的問題，仍舊這麼問。

「沒有！」她愕然看着我：「怎麼你這樣粗心，連自己的東西也丟了？我們是窮苦人家，怎能再買新的呢？」——她又喃喃囁囁了。

我不等她說完，便奔到房去，用力地敲開門——但母親的書桌裏面是一層層地堆滿書。我恨我的母親，她總是這麼囁囁；此刻，她手腳上沾滿灰，灰塵沾到她的衣服上——她還說：「你怎麼這樣粗心，連自己的東西也丟了？」

但這時，我已無法再問了，我氣憤地跑進後廳去，大聲地叫：「媽，你有拿我的鋼筆沒有？」——

它是我以前賣稿回來的，如今丟掉了它，怎不使我痛心？

記得，早上在學校裏，我抄完筆記後，還小心地放在書包裏；當最後第二節時還拿出來寫字，最後一節……唔！不錯，問題就在這裏，也許當我寫完字後，忘了放回書包，放學時，又匆忙地拿起書包便走……

我想：它一定是在我的桌子的抽屜裏，於是，在黑暗中，我默默地祈禱起來……翌日早上六點左右，我便起身了。要是在平時，非到七時，被母親叫了又叫，是不顧起來的，我匆忙地用過早點，便上學去了。

大地，一片白茫茫，被濃霧籠罩，晨光熹微，射不透深濛的霧。但這時，我已無心情來欣賞這景色。臨海裏，不時泛起那支深綠色的鋼筆，我的心七上八下地忐忑跳着，緊張得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加快起來！

學校裏一片冷清清，除了兩個校役在打掃教室外，便沒有其他的人了。

我走到自己的教室，那個正在打掃的印度校役，投我以疑惑的目光，但我不管他，依舊緊張走到自己的座位去，默祈着物歸原主。「呀！完了，完了！」我打開抽屜，裏面連一件東西的影子也沒有，滿懷的興奮頓變成了死灰，冷汗也立即從額上淌下來。我顫然地坐在椅子上，心情煩亂，唉！……

這天，我似在夢中渡過，老師們講的話，我根本沒聽入耳；腦子裏，始終被那支綠

色的鋼筆底影子糾纏着！……

剛踏人家門，母親便迎面走過來，說：「阿光，鋼筆找到了嗎？」

「……」我搖搖頭，沒答她；憤憤地瞪她一眼，還自到房裏去。母親不放心似的隨着跟進來……

「阿光，你不記得放在哪裏嗎？」

「我怎會記得呀？像你那樣清閒。」我說。其實，母親清閒與否，天曉得！

「你再想想吧，」她忍氣地說：「一定會記得的……」唉！昨天你放學後，有到過哪裏嗎？」

「難道你不在家裏？」我不滿的反問一句。

「既然沒有，那一定是放在家裏，可是……可是我找了一個早上，也找不着，你弟弟又沒有拿，那……」唉！說來說去，還是怪你自己。我們這麼窮，你又不爭氣，連自己的東西也管不了，將來看你能做什麼？」

「做乞丐好了！」我又頂她一句。

「哼！最好還是不理你……」顯然，她有點生氣了。

「誰要你理？」我仍倔強着嘴，說着，拿了面巾，便頭也不回地到沖涼房去。……

我的鋼筆筆是失掉了。因為我記起昨天放學後，我趕到車站時，搭客擁擠得水洩不通，那是扒手混水摸魚的機會。我被夾在人潮中，悶熱得幾乎透不過氣。忽然，我的背部被人撞了一下，我立刻轉過頭來，一個阿飛模樣的青年奸笑着，向我抱歉道：「真對不起，我認錯了人！」說着，拍拍我的肩膀，便走開了。

也許，我的鋼筆就是這樣被扒走的。

晚上，母親不知在什麼人家裏借了一枝廉價的筆回來。我默默地接下，便往抽屜裏抽去。

「啊！」母親吃驚地讓起來：「這是別人的東西，你怎麼好這樣亂丟？倘若將它拋壞了，你要拿什麼去賠人？窮苦人家，你還想做少爺？……」

「你罵够了沒有？從下午一直罵到現在，還是罵，罵，罵！」

「我並不是罵你呀！我只是說你應該愛惜東西，爭氣點，而且，你也要好好讀書，不要太浪費錢；可是，你又把筆丟了，不是我要說你，你看……」

「媽的，你還罵不夠嗎？」我不禁起了無名火。

「你……」母親氣得說不出話來。

這當兒，我也不想再呆在房內，便到外面去了。

回來房裏，我的氣已消了一半。我取出那寫了三分之二的稿，打算利用一晚的時間，繼續完成它。當然，這一天來母親的責罵，是重要的材料之一。

不知在什麼時候，妹妹走了進來，站在我的面前，默默地看着我寫字，似乎怕驚動我。

「什麼事？」我抬起頭來，問道。

「哥哥，」她遲疑了一會，囁嚅地說：「你那支筆是什麼顏色？」

「你問這個幹什麼？」我緊緊眉頭。

「是媽媽要我來問你的。」她肯定地答。

「告訴她是深綠色的好了。」

「有刻字在上面嗎？」

「沒有！走走，別吵了！……」

我懷疑母親為什麼要知道這些。也許她要去學校報告，其實，我早已報告了。但並不是丟在學校，報告也沒有用處。

第二天下午，我從學校裏回到家來。母親拿着一支深綠色的「百樂」牌自來水筆，遞給我說：「找到了，是在你的床底下。」說着，發出了一個苦笑。

我高興得跳起來。心情不禁開朗了。我緊緊地將鋼筆貼在胸前：沒想它竟還會回到

我手裏。哈！可是，我並沒有感激母親，我覺得，既然是丟在床底下，遲早終會被我找回來的。

當然，我難免又受到母親的一番教訓；她就是這麼囉嗦的！

晚膳後不久，我回房作業，我攤開幾何練習簿，小心翼翼地拿出那被拾回的鋼筆，深恐它會飛走似地。這時，又出現了奇蹟：那並非我原來的鋼筆，而是一支新的呀！

我明白了，一切，毫不猶豫地搬出房去。

「媽，你……你怎麼爲我買支新的筆？」我面對着母親，感動得流出淚來。

「孩子，沒有鋼筆怎麼行呢？」

「媽，你太好了——我錯了……」淚水潸潸然淌出我的眼眶。

「好孩子，你別這麼說，只要你努力讀書，我再辛苦也是心甘情願的！一連的話，

似一把利劍，刺痛了我的心，不覺倒在母親的懷裏哭起來。

半晌，我抬起頭來，看見母親也流着淚。

「光兒，……」她搖着頭，不語。

「不，媽，你得告訴我，媽！」

「孩子，這……這是我僅有的儲蓄！」

「呀！媽！這怎麼可以！……」我忍不住將母親抱住了。

回到房裏，我立刻取出日記簿，激動地在上面寫了兩句：

「假如說，父親，是不滅的太陽，

那麼，母親，便是長生的月亮啊！」

說稿子六〇年四月十七日

番茨嬌的女兒

文心

番茨嬌帶着她的女兒阿英和兒子同輝，到我家來作客了。

阿英看起來，還是跟從前她八歲時一樣，不過却瘦了很多，雖然她現在已經十三歲了。同時可不一樣，他只有七歲，今年剛入小學，可是，樣子却比他姐姐胖得多，而且高度也差不多趕上了。

他們一踏入門口，就看見阿英瘦小，孱弱的身子和黃色的臉孔，便將頭一向向蕭

茂嬌說：「你來了。怎麼的，你沒有給阿英吃飽飯嗎？爲什麼拖還是像從前的老樣子，不見長大起來？」

「誰說沒給她吃飽！只不過她三天裝病四次，我給她氣死了！」番次嬌狠狠地瞪阿英一眼，發半厥似地說。阿英低下了頭，紅着臉孔，難爲情地往門外躲去。「還不快點進來向阿嬌問安？」番次嬌一把拉着她的耳朵，拖進門來，罵道。阿英一面用手護住自己的耳朵，一面哭喪着臉，用嗚咽的聲音小聲地說：「阿嬌，你好？」可是，兩顆豆大較的眼淚却已沿着她的面頰滴了下來。

「哭！哭死去！」番次嬌一巴掌便擱下去，彷彿是在她自己家裏一樣。幸虧她是熟客，而且是媽的老朋友，媽才不會怪她；可是，媽無論如何也是看不過眼，便拉阿英過來，向番次嬌說道：「你怎麼會這樣的？」阿英便伏在媽懷裏一下一下地抽泣着。

「和她一出門便我，剛踏入人家門口，便哭哭啼啼的，好像三輩子沒有哭過似的。告訴你啊，如果這幾天過到了什麼喪事，你一定給我活活打死！」番次嬌大約沒有聽見媽的話，只顯指着在暗泣的阿英罵。

「好啦，好啦，一進門便罵人打人，你不喪也要喪的。」媽笑着說。一面用手輕輕地撫摸阿英的頭髮，憐惜地看着一起一伏的肩膀。

「是，說真的，這喪貨一出世，我便沒有一天過得寫意！……」番次嬌向媽解釋道。

「是啦，你要把心放平起來，對她好一點，那就會寫意些了。」

「乒乓！」忽然一只杯子的破碎聲在近傍響了起來，阿嬌開放了喉嚨，瘋子似的哭喊起來：「啐，去死吧！」番次嬌向他罵道，一面伏身下去，問：「有愛到嗎？」一面用一條毛巾擦阿嬌脚上澀着的咖啡，阿嬌的哭聲却越來越大了。

「唔！誰在吵，討厭！」隔壁一個做夜工的漢子帶着惺惺的咕嚕聲響了過來。

「別哭，人家罵了。」媽皺着眉頭說。

「鬼子，靜一下吧！來，把鞋脫掉！」番次嬌把他的手臂輕輕捏了一下，一面要替他把染滿咖啡的白鞋脫去；可是，阿嬌却一下子便朝地上滾下去，潔白的衣服在地上的咖啡滾過去，成了黑的了，他的哭聲更大，幾乎把屋頂給喊塌下來。

「怎麼會這樣的？」媽問道。

「他脾氣就是這樣。」番次嬌望着媽，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地說道。

「這還了得？你現在不教導他，將來又怎樣教導？」

「現在他還小，將來大了，便不會這樣的。」番次嬌自信地說。一面她轉過頭來，

向阿英大聲喊道：「還不快點把破杯子拾去丟掉！都是你這沒出息的東西，帶你來就喪！」

媽搖搖頭，看阿英含著淚，委曲地把地上的破杯子拾起。阿啤似乎哭够了，可是，他好像剛跌下屎坑，變成了一個大花臉，穿著一件黑污斑駁的衣服，站了起來，面上卻不見著一滴眼淚。

「帶他去沖個涼吧，這樣子，看了都要作嘔。」媽看了阿啤的樣子，很不耐煩地說。

「阿英！」番茨嬌一動也不動，像是鏽在椅上似的；「帶阿啤到後面去沖個涼，替他洗乾淨一點，知道嗎？」阿英低著頭，牽起弟弟的手，到後面的沖涼房去。阿啤趁機在他姐姐身上搔了一下，阿英一聲不敢響，番茨嬌似乎看眼裏，又似乎沒有。

媽和她對坐著，東談西講的談了些話，番茨嬌實在是胖了些，兩年沒有見她，她已比以前蒼老些了。

從前，她在我家裏幫忙過，住了些時候，那時，她帶著阿英和阿啤來住，阿啤的脾氣似乎還沒有這樣壞，而阿英那時受番茨嬌的折磨也好像沒有現在那麼厲害。誰知兩年不見，一變便變得這麼厲害，阿英彷彿不是她的女兒似的。聽說去年她再嫁給一個男人，一個粗暴的男人；她爲了一日三餐，也爲了生理上的要求，才和他同居的。大概是同居後沒有什麼好日子過，阿英就因此成了她的出氣筒。至於阿啤，却是她唯一的兒子，她的希望全放在他的身上，怪不得她把做當作寶貝般的珍愛了。

「啊呀！」後面忽然傳出了阿英的叫聲，阿啤全身赤裸裸的要著跑出來，「什麼事？」番茨嬌迎了過去，問道。

「姐姐打我！」阿啤把濕漉漉的身子一下便撲在他媽媽的懷裏，大聲的嗆叫着。

「要死是嗎？這賤貨！她爲什麼打你？」番茨嬌的一對三角形眼睛好像噴出了火，三步當兩步趕到後面去。「你爲什麼打他？」她大聲地唱，不容阿英有申辯的時間。接著便劈劈拍拍的傳來一陣掌聲，和阿英不大不小的哭聲。

「哭，哭去死！」

「你瘋了嗎？」媽聽得不耐煩，便也跑到後面去看個究竟。

「這死東西，不打死她，不知要哭到幾時？」番茨嬌的嗓子，響亮得彷彿是通過了「麥克風」播了出來一樣。

「好啦，好啦，你不知道到底遇了什麼鬼了，一進門便打人罵人的？」媽媽不滿地說。番茨嬌悻悻地跟媽媽走了出來。後面不斷傳出來阿英的啜泣聲。

「嘩啦！」「媽啊！」阿啤坐在桌子上，把整壺的咖啡推倒在地上，灑得滿地都是。媽媽不禁呆了，番茨嬌也呆了，她好像束手無策。後面傳出來的阿英的啜泣聲和阿啤的帶聲之號融成了一片。

「討厭！吵死人，媽的！」隔壁又傳來了那做夜工的漢子的臭罵聲。

晚餐後，媽媽提議看戲，番茨嬌自然沒有異議，於是媽媽便叫我去買票，我問她買幾張，她算了一下，說：「四張，阿才也去。」

「你要看嗎？」番茨嬌坐在椅子上，向我問道。

我迷惑地望着她，說不。

「那麼，三張就夠了。」她接着說。

「爲什麼？」媽問道。

「你，我，阿才和阿啤，三張票便夠了，阿啤這樣小，可以不用票的。」番茨嬌個個精明，可是，阿英低下了頭，走開去。

「阿英不用看嗎？」媽問。

「看什麼？女孩子看什麼戲？看了戲明天早上便爬不起來，難道要我請她！」番

茨嬌說。

「你這樣做也太不公平了，女孩子不是人嗎？何況這麼久才來玩一次，你也不好對她太苛待。」媽說。

「不，她不喜歡看戲！」她斬釘截鐵的說，接着又自言自語的說：「女孩子看什麼戲？」阿英聽到門外去低聲哭去了。

後面老媽子泡了咖啡出來，媽便一杯一杯倒開來。阿啤躺在父親的安樂椅上，兩隻腳架在靠手上，神氣活現地宛如一個小流氓。他看見了咖啡，想站起來，但因為看見了阿英在門外的衣角，他停了一下動作，便大聲喊道：「阿英，給我拿咖啡來！」阿英却好似沒有聽見似的。

「阿英不肯拿咖啡給我！」說着，便倒在安樂椅上去亂滾亂嚷。

「阿英，你聾了嗎？」番茨嬌又點了火，大聲地向阿英喊道；阿英委曲地低着頭，惱怯地走了進來，兩隻眼睛紅紅的，面上淚痕猶濕。

「又哭！我整天都給你哭喪了！」番茨嬌重重地捏了阿英瘦削的手臂一下，阿英忙把手縮回去，半滿眼淚的眼珠向媽媽看着。

「唉！你不好這樣啦，番茨嬌，她難道是你的什麼仇人？」媽伸手把她牽了過來，

向番茨嬌說。

「你不知道，這賤貨，不捏死我心不甘，不知道爲什麼她一在眼前，我便感到討厭。她一出世到現在，我便感到現在！番茨嬌一口氣說了這麼一番話。這是實在的，阿英出世不久，她丈夫便失了業，再過三年，便因車禍死了，阿英因此便成爲她憎恨的目標。」

「她不是你生的嗎？」媽媽頗然有點看不過眼，一面用手輕輕撫摸阿英的頭髮，一面微慍地向番茨嬌提出抗議。

「不是，是鬼生的！」

「我沒有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的媽媽，人家說：『猛虎雖惡，不傷其子。』想不到她是你親生的，你却對待她這麼壞，如果你的位置和她倒換，看你怎樣？」媽說。

「誰叫她當初不帶眼便來投胎？當初要是投到有錢的人家去，不享福才怪！既然來到了這裏，便只有吃苦！」番茨嬌大概也看見媽的不滿，便帶着笑容說。

「媽啊，我要咖啡！」阿啤大聲地喊道，全身撐直在安樂椅上，一雙鞋子把安樂椅的帆布擦得東一班，西一班的。番茨嬌趕快送過一杯咖啡去，阿啤却一腳踢在咖啡杯上，咖啡潑滿安樂椅，他大聲地喊道：「這麼慢，我不要！」番茨嬌給氣不過，一巴掌

便擲過去，一面拿起杯子來，咒道：「死鬼子你才好，你做了皇帝是嗎？」阿啤却又伸直身子，在被咖啡潑濕了的安樂椅上發喘着，喘着。媽媽呆了，搖搖頭，一句話也說不出口。爸爸剛巧回來，看見這情景，才向阿啤大聲地喝了幾句，他便哭着投入他媽媽的懷裏去。

當她們看戲回來，我還沒有睡，聽見媽和番茨嬌在隔房談話的聲音，似乎他們之間有點爭論，但因為夜深，她們把聲音放低些，我無法聽得清楚。後來，才聽到媽說了這麼一句話：「好叻，既然你要回去，你回你的，我不管你，但是你這樣的討厭她，便把她留下來！讓我撫養她，教育她，別讓她給你折騰死去！」

次日一早，番茨嬌便回去了，媽也不挽留她，她只帶着阿啤回去，果然留下阿英來。

她以後，媽對我說：「我真想不透，爲什麼她變得這麼厲害？從前，她不會這樣的。唉！阿英也真苦，一天到晚給她當出氣筒來出氣，怪可憐的。她今年已經十歲了，我在看戲時間問起有沒有上課，她媽媽答說女孩子養大是別人家的，要讀書幹什麼。我說她頭腦迂，她竟然老不高興起來。後來，還是我千要求，萬要求；她才答應把阿英留下

衆。但說今年年底便要帶回去的；其實，帶回去又有什麼用？還不是去給她作出氣筒而已？……她現在已經結婚，你給她報名去讀下午班吧！讓她認一點字也好。」

我答應下來。看一看阿英的面孔，在她瘦削、黃黑的面頰上，掛着幾顆淚珠；但嘴角上却露出了一點微微的笑意！這是她這裏以後第一次露出的笑容！

橡實爆裂的時節

龍道

西海岸的一月天，是異常悶熱的。

在寂靜的午夜裏，常常有一種「必必別別」的聲音，來自過去扶疏，而今零落的樹梢上。這種清脆令人喜悅的聲音，有時候還會配上多一兩種別的音調，聽來更是美妙悅耳。原來在爆炸聲波中，有一種勻稱圓滑的種籽被彈射出來。這種籽在掉到地上時，如果被枝柯阻擋着，便會產生一種「的的略略」的音響。等到降下到地面上，和草葉或枯樹葉接觸的當兒，又發生了另一種微弱的回音。假如種籽跌落在鋅板屋頂上，那一陣陣「叮叮噹噹」的聲響，便有節奏地由屋頂滑落到水槽，然後又打從水槽跌落到泥土上。這音調，聽來是好清新動人的呢。

是橡實爆裂的時節了。我在隱林小徑上匆忙走過時，便聽到這種早就渴念着的音響，觀察到膠籽那種玲瓏可愛的形象。這彷彿是第一顆爆裂的橡實，其他的還靜靜在逐漸飄落，逐漸染紅的樹葉叢中呢。

我朝向膠籽跌落的地點奔去，像找尋珍珠一般，在雜草中尋覓着。果然在亂草中，我找到了一粒棕低黑斑，閃閃有光澤的膠籽。至於其他兩顆，就不知去向了。

看見膠籽自然想起了橡實。想到一顆顆像蘋果一般的橡實，垂掛在枝柯間，沉甸甸地吊掛着，顏色是深綠色的。當太陽慢慢增高了熱度，橡實那層深綠色的皮，也就漸漸地枯乾，皺變成黑灰色了。最後一陣「必別」聲響，橡實便爆裂了。就這麼地，橡實的六瓣殼子便向四面降下了，三粒的小膠籽便誕生了。橡樹雖似產後的母親，在日子洪流中逐漸脫盡了葉子；然而，在她們的心靈中，你且猜猜，她們有多少的喜悅呢？

是橡實爆裂的時節了，「必必別別」的彈落聲，愈來愈聽得清晰了。大清早，膠林裏響起了一片難有的歡歌。腳步聲，鐵桶相碰聲，呼喚聲，粗罵聲……交織成一首熱愛生活的探鰲交響曲！而日午歸來，每個人的擔子是很重的。一桶桶滿滿的白膠汁，換來割膠人臉上不尋常的微笑。這是一個美好的季節，許多勞力都獲得應有的回報！

是橡實爆裂的時節了。你且聽聽，「必必別別」是一種多悅耳的柔情音響呵！橡林

裏嘻嘻哈哈的，又有一大羣的孩童在撿拾膠籽了。他們眼巴巴地痴望着樹梢；他們互相爭奪，當一枚橡實在他們頭上爆炸。可是我也明瞭，他們是撿去販賣給人家作餵豬的食料，或者自己拿去餵雞鴨的。

是橡實爆裂的時節了。許多優秀的膠林兒女，心靈洋溢着無限的興奮，因為這是膠液最豐富的季節。但橡實「必別別」的爆裂聲，還蘊藏着另外一種涵義呢：樹葉很快便要凋盡，小小黃色的膠花接着便要綻開了，而那當兒，膠汁便要減少了！

由於這個原因，我變得非常喜愛膠籽。每次橡實「必別別」地爆裂的當子，我總沒忘記撿拾幾顆回來，安放在案上，當作寶貝一般看待。因為每一次，當我聽見它們勻稱圓滑，棕底黑斑，閃閃有光亮的形象時，我便會記憶起這麼一句話：美好的時刻，並不是盡情歡樂，而是努力耕耘的季節呵！

湖與憂鬱

龍 疏

在廣大的馬來亞國土上，湖似乎到處都可以見到；尤其是開採過錫礦的地方，大大小小的湖沼更多。在這繁榮多的湖泊當中，有些因為經過人工的修飾，老早已經成為著名的勝地了；有些由於無人垂青，所以依然保留着原來的面目。

我承認，我是熱愛湖的。我愛美麗的湖，但我更愛荒蕪的湖。明媚的湖，固然是使我神往；然而荒廢的湖，更是使我懷念！每當我心裏感到悲傷的時候，我總會想起湖的故事，想它的辛酸，想它的憂鬱！

我永遠都不能忘記，那位滿臉皺紋和全身傷痕的老礦工，他告訴我關於湖的真實的故事，使我對於這些廢棄的湖沼，有了更深的瞭解。

湖的故事到底是怎麼樣的呢？也許很多的人都傾聽過了。不錯，這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故事但却是個發人深省的故事！那位老礦工向我描述時，臉上還帶着苦痛的表情呢！他告訴我，帶着微紅的眼眶，以及低沉的聲調：他說：湖是礦工的眼淚做成的，湖是憂鬱的化身！

許多採礦的人們，為了生活，為了撫育下一代，他們只有咬緊牙根，冒着生命的危險在礦坑裏去工作，廉價地出賣勞力！一旦礦坑中的泥土崩陷了，無數的生命也跟着犧牲了。這是一首多麼悲壯的歌呀！然而，有誰會銘記呢？在遊客的心目中，湖是旖旎的，湖是可愛的；湖那裏會是憂鬱的呢？……

不知是我感情脆弱，或是故事的感染力太強了，當我聽完了湖底故事後，我竟掉下

醒來了。我的心靈蒙上重重的痛苦；不過，我却因此而更加喜歡親近湖了。

每一次當火車經過吡叻的時候，我總看見無數的未名湖，東一個西一個地躺在荒涼的平原上。陪伴着它們的，只有蕭條的野草，以及貧瘠的土坪。於是我立即探出頭來，向它們招手，向它們敬禮！然後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讓隆隆地響着的火車，把它們從我的視覺中逐漸扯去。

接着，許多關於湖的故事，都頓時湧到我的心扉中。於是我便記憶起湖沼金色的日子；於是我更想起被摧殘的痛苦；於是我許久許久不想說話，不想歌唱！誠然，我的心是被憂鬱侵蝕了。

湖是憂鬱底化身，他有一連串的悲慘；我是憂鬱的兒子，因此，我戀愛着湖。

我酷愛湖，因為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緊緊連繫在一起！

我酷愛湖，它使我忘掉了自身的渺小和不幸，使我拋棄了過去的悲傷！

（六〇年九月十九日稿于北馬）

海的記憶

周 瑛

愛靜的人，也總喜歡接近大自然吧？因為雲、海、山充滿着寧靜、和平。縱然是滾

滾水綿羊似的大海，它的優美旋律仍攜不脫靜謐的氣息。

是的，我愛靜，更愛大自然的寧靜。雲、海、山揉和我的情感。況且，我從小就生在風風雨雨的島上，更在風沙旋盪裏長成的孩子啊！

——海是美麗的。

盡管無情的歲月，淘盡了孩提的甜蜜的記憶和奇跡，但愉快的海上生活却忘不了，永遠也忘不了！

「海是溫柔的、可愛的。又是無情的、醜惡的。」想起了海，我的老祖母總愛滔滔不絕地說：「呵呵，海嗎？是偉大的神！它的威力真了不起。哩，海可以貢獻一切，也能够破壞一切！……還有，我真糊塗，差點忘了告訴你，海是極神奇的，海的故事也是美麗而無窮的。……活龍，你長大了就會明白的，就會明白的……。」

美麗，神奇，偉大。從此我小小的心靈深處充滿了海的美麗，神奇和偉大。我虔誠地崇拜着大海，虔誠裏也許還雜有一點奇特的懷望呢。

日日夜夜望着走遠走遠的海上，波浪的奔馳而來，呼嘯而去。對我，是一種誘惑！

尤其當夜殘盡，天快發白的時分。海就唱起無名之歌，喚醒了黎明，撼動着大地。

這時，父親就會很快地從床上起來，吃過稀粥，提起風燈，帶着漁具走上漁艇，划向遙遠。

此刻，淡淡的藍空，淡淡的雲彩，以及藍亮藍亮滾滾的海水，雖然這又是一種無可抗拒的誘惑！

「活龍，回去吧！外面風很大，妖怪又在裏面興波作浪，乖乖地跟婆婆守住屋子，讓我去打妖怪，更從它的嘴裏捉些魚回來，快回去！」

彷彿這又是父親的叮嚀。他出門時，總愛這樣對我說的。

起初這些說個像符咒般把我鎮住了。同時也征服了我的頑性。更加上一道比我還高過一個頭的顏色。唉，要出去，想都不要想！

很快地，又是好幾年了。我的理解力也不差了。對海的嚮往和戀慕更強烈起來。當然父親的話再也聽不下去了。況且，朝朝暮暮對着澎湃的巨浪，我真是耐不下去了。

不知打從那一天開始，我偷偷地跑出了顏色，竄過疏落了的林間，跑出漁村，走向長長的海旁。然後踏上軟軟的沙地上，頓時心裏一陣激動。不禁自言自語地說：「真奇怪，真好玩；以前為什麼沒有想到呢！」

在沙地上，我也學着奔騰的海水流滾，滾滾。倦了，歇下來倚着鵝岩，仰望着大海，回味着海似的故事，真有一番滋味。此外，我還裝滿一袋的貝殼，做了一個童年的貝殼夢！

從此父親的叮嚀都是謊話！海的魅力戰勝了一切，一次又一次地誘惑我拜訪她的天堂。餓了，又悄悄地跑回家。但無論如何，我仍不瞭解海。

我愛海，但又怕海，往往當海潮報漲的時刻，我就會自然而然地跪下來喃喃自語。有時候還掉下點點的淚，藉以增加祭禮的虔誠。想起來，真好笑！

濱海地帶的孩子我都漸漸的混熟了；他們的年紀跟我差不多，他們對我最好，又常常邀我與他們一起玩。有時，還輪流的講海的故事給我聽。姜實，太使我難忘了。我還時常想：我最快樂的童年生活，也許是消費在海邊的一段時期吧？

我永遠也忘不了有一次當大家正起勁的玩着「沙戰」的時候。忽然「蝦王」喊着「罷玩」令。他說這遊戲玩得有點膩了，現在要來一個新節目。

提起——「蝦王」，就聯想起他的滿臉黑麻子，外貌很兇惡，尤其是那雙閃亮的大眼睛，真像能似的射入別人的心中。真可怕！他是這小天地里的英雄。他的話就是真理；我們是很服從他的。

「來呀！我們玩耍新戲！昨天范老大才「玩」過的。那時鄰近的大人們都去參加婚

體。」停——片刻，略打量了每一個人，最後就對我說：「嗯，活體！你够斯文，就當新郎吧；還有，還有新娘嘛……嘻，就珠女吧，就珠女吧！哈……。」

雖然我們都啾啾說不肯，但又有什麼用處呢？於是乎，他們就拉拉扯扯地把我和珠女碰在一起，再替我們佩上貝殼串成的花冠。更在海水的樂聲中，唱起古老的歌。然後推我們走進沙石疊成的「新房」裏。哩，還硬要我們親一親嘴哩，真羞死人！可是他們都引「格得格」地笑起來了。

同時我和她也相對而笑；笑聲衝破雲煙，傳向遙遠遙遠……。

這是夢嗎？誠然，生活在海上我該滿足了，不再祈求什麼了。

海水豐富了我的生活，也豐富了我的記憶。不過在我歡樂的遊戲中，我却失落了串串的故事。

如今，離開海邊已五年了。這期間我仍忘懷不了海上的人家。儘管別人說眷戀過去的回憶是愚笨的舉動，是一種罪過。但我却始終不以爲然，還覺得回憶是一種享受，那麼美，那麼甜蜜而溫馨。

多年來不曾回到海上去，而自己反而像海水似的跟着家人飄泊地生活着。雖然現在寧靜地駐脚在熱鬧的大都市裏，可是日夕呼吸着塵土，聆聽着鬧鬧，太不習慣了！然而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是環境，現實的環境總是殘忍的呀！

最近夜來喜歡做夢；夢土上都是海上美麗的風景線，以及晚潮輕漲的訊息。

此刻正是一月的季節，也是大海顫動的季節，於是我放下季節的憂鬱，奔放以海水彷彿，又在記憶裏旋盪，旋盪……

海 燕

林 成 興

在廣袤無垠的荒蕪，駱駝是堅忍的旅客；在舉目無邊的碧海，海燕是俊勇的小英雄。我沒有到的荒漠，未曾目睹駱駝的堅忍；我成長於三面臨海的祖國，却熟悉海燕的英勇。

我愛浩浩淼淼的海洋，但我更愛小巧玲瓏的海燕。他們是我童年底偶像，那墨色的翅翼，鐵鎗的胸脯與剪刀似的尾巴，深深烙印在我幼稚底心靈中；直至如今，對海燕我依舊敬，羨慕。

海燕是清晨的召喚者，他們永不會遲醒。當黑夜的腳步消逝，第一道陽光從海面呈露，牠們已經沖上蔚藍色的蒼穹，掠過層層浪濤，迎接那嫣紅和煦的朝曦了。

大海之謎是可愛的、迷人的。海燕以巧小的軀體，輕盈的舞姿，在海面翩翩翱翔；有時飛向縹緲的晴天，有時低吻湛藍的波濤。牠們展開羽翎，在旭日輝映下閃爍耀耀，依稀夜空裏的星霜，美麗極了。海燕「嘰哩嘰哩」底歌唱，融進了澎湃洶湧的浪濤，形成一團海上的晨光曲，自然的樂章。呵！海燕，替海面平添了幾許詩情畫意。

茫無涯際的海，萬頃汪洋，水天相接，辨不清方向，但海燕却不愁迷途。牠們振翼迴翔，或上或下，沒有倦怠，也不感到疲乏。

狂風暴雨驟然而至，海燕吼了；然而海燕並不畏怯，反而顯得更英勇、更活躍；冒著風雨的襲擊，在朦朧迷離的海面上穿梭，彷彿是在鍛鍊牠們的翅膀。牠們深知：風雨之後，依然是明朗的晴天！

海燕呵！我將學習你們不屈不撓底精神，堅強的意志。我為你們謳歌、敬禮——海上的小英雄們！

葉之謳歌

沉吟

我時常懷著一種幼稚得令你發笑的想法，我想：要是那或陰的綠葉，永遠地凋零，如茵的青草全枯死了而不復活；假如那欣欣向榮的樹只剩下那直刺天空的禿枝，地氈似的草坪，變了牛山濯濯的不毛之地……那麼四周的環境是多麼的單調、景象是多麼地蕭殺、心田又將是怎樣的乾枯！

這只不過是我的一個假想，一個永遠成不了事實的假想。亂帶、寒帶的植物，在秋深冬殘的逆境裏，似乎是全枯死了，尤其是草兒們更滅了踪跡；然而，當北風不再吹的時候，春的呼喚便驚醒了酣睡的原野，葉兒第一個地睜開眼，慍忪地迎著春風的擁擁；新綠，在明媚春光的光照下，很快地便遍佈了春的園林……經過嚴寒的氣候考驗的植物，尚且有一定的新生時節，何況生長在氣候溫和的馬來亞的植物呢？

沒有樹的成長，不會有花開；不經過開花的過程，植物產生了果……但是沒有葉子，植物根本就活不了，這就如沒有了氧，人類一樣無法生存。一顆埋在泥土裏的種子，在適當的陽光及水份滋潤下，經過了足夠的時間，倘若見不到它的萌芽，看不到那幼嫩的小葉，那它是完了；一株移植的樹苗，在若干的日子過後，他的枝條依舊低垂著，葉子仍然苦悶愁慘地皺着，那它活着的機會是至微的了。葉子的欣欣向榮，證明樹的生命是蓬勃的；而當你見到樹在落葉時，你可意識到，它的生命倘不是趨於結死，那必然是它的生命有了轉捩點，再不然，一定是季節又在變換了……

溫帶的地方，當秋風一起時，滿山遍野的楓葉都給染紅了……「霜葉紅似二月花」及「曉來誰染霜林醉」的景致，都是我所嚮往的；可是我和他們，總是有緣無分，始終見不了面，只有空懷遐想而已……生長在綠野天空的馬來亞的熱帶植物，落葉的現象雖不很顯明，但我不能說沒有……二月的膠林，遍染着金黃的色彩，當疾風從樹頂掠過時，便會掃落了無數沒有了生命的枯葉……它們或在風裏飄舞，或在林間落濺，但，最後却又隨風而逝了……

綠色渲染着我們周圍的環境，所以葉子便是我們最常見的東西！可不是嗎？只要有植物，就一定可以看到它，無論是深山、平原，陸上或水中，她的芳踪總不會滅跡的！這正如有陽光照射的地方一定會有生物在成長。也許是葉子太多了，因而變賤了，任由她們自行生長，也讓她們自行凋零，從不加以注意，更不會稱為珍惜。有人癡於花，但却少有人對葉有很好的感情，當然也談不上培養起對她的愛……

椰雨蕉風把芭釐形成了一個綠野天堂，熱帶的奇葩異草，比比皆是，而且有口皆碑……有人喜愛國色天香的胡姬，有人癡心於幸福之花的瓊花……但我獨愛芭蕉。我鍾情於芭蕉，那是她有着綠旗似的富於迷人魅力的蕉葉。大抵每一株芭蕉，都有着八片至十片的葉子，它的多寡是隨着芭蕉的成長程度而定。蕉葉長且寬，綠油油地朝天空

伸長，臨風招展，富有詩情畫意。……風吹雨打，固是一種令人嚮往的音樂，但雨洒芭蕉，更為一種難得的天籟……那種聲音或高、或低、突快、突慢，使人懷疑是有人在彈奏着一枚扣入心弦的樂章……驟雨突至的雷兒，那聲響尤為動人。

芭蕉，是葉子最大幅的一種熱帶植物；蕉葉不但點綴了人類居住的環境，更是一種最方便的用具。蕉葉可以代替碗碟，拭掉洗滌的麻煩，既乾淨又合乎衛生……它更富有一種神秘的香味，烹製糕點時，更少不了要用它來墊底或包裹……其次，它更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防雨工具……

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綠葉的氛圍中，因此，很自然地培養起了愛葉的興致……我要讚美她，所以我給她寫下了這一支葉之頌歌……

鷹

魯莽

在晴朗的日子，當層層積疊的白雲慢慢地幻變，移動，裂開一個不規則的缺口，透露出一角晶亮的青天；當你走出了那樊籠似的樓房，偏僻的斗室，凝眸仰望，看見兩三隻輕動的蒼鷹，悄悄地離開繁擾的塵寰，樹上青天，像幾個纖細的黑點子，任意的遊弋

於渺茫的邊空中，雖一時摸不清牠灼熱的心胸包藏着甚麼希望，更猜不透牠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但牠那矯健的巨翼，牠那開邁的姿態，你能不隨着牠翱翔而翱翔，騰舞而騰舞麼？

雖然，那賦負着一雙剪刀似的尾巴，勁健矯健的穿雲掠空的小燕子，會奪取我一份的情感，使我讚美歌唱；那銜逸低翔在浩瀚海洋上，巧妙地運用透紅的蹼趾抓碎白浪的沙鷗，會攝服我脆弱的心靈，使我疑神幻想；然而，在我所認識和稔熟的鳥類中，給我印象最深刻、而成為我童年時期心坎裏的英雄偶像的，還是那揮動着黑色的翅膀，在陽光下，在雲間翩跹飛翔的鷹。

是啊！從我認識鷹這具有誘惑性的名字起，我不是一直固執的偏愛鷹的飛翔的姿態麼？我家顧不和頑皮的小伙伴去玩石子彈子，射紙箭，也不和鄰居的小妮子到河畔去採擷紫紅色的野花編織花圈，喜歡自個兒捉幾張破藤椅在屋簷下，凝望高遠的藍天，雲霞的變幻，這原因固不是為了欣賞雲翺上蒼鷹豪邁的雄姿麼？

在家園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要化上一些時間，靜靜地窺視鷹的踪跡。我家的後面是沒有門的，只有一扇狹窄的小木窗，那是屬於父親的臥房；粗糙的小方木釘成一個個菱形的窗櫺，讓褐色狡猾的小蜘蛛佈下整齊密網，捕捉貿然竄園窺來的小飛蟲。窗前有

一棵被輕綠綠的紅毛丹樹，揀着一簇簇青翠的綠葉擁擠過來，企圖伸延到屋簷上，承受日光的愛撫和雨露的滋潤，差不多把整個窗口都覆蓋在綠蔭裏。旁邊的一棵臨風玉立的木瓜樹彷彿有意奪取紅毛丹樹的陽光，掙脫葉叢的擁抱，修長的軀幹高高的頂住一叢扇狀的綠葉，矗立在一旁，也綠意盎然的，無疑替我安排一個舒適的小天地——仰臥在木瓜樹下，讓身心沉溺於清涼的樹蔭裏，打開帶來的童話故事，靜靜地領受藝術家筆尖下瑰麗的仙境；眼前只有幾線黃澄澄的陽光，是那麼和煦，是那麼美麗，誰能想到葉蔭外正是悶熱的晴天呢？

眼睛漸漸地疲憊了，書本上的字彷彿化成許多小蟲，不斷地蠕動着，預告我應該休息了，趁着奇異的仙境遊覽了一個段落，我乾脆拋下手中的書駒臥在柔軟的草茵上，從無綠的葉叢中，窺視白雲巨闊的行踪；外面的陽光正燦爛。啊，那不是鷹麼？我險些叫起來，雲端上有一二個黑點子，渺小的，正衝着擺動的雲，移向東方了，一團團蕩了又一圈，逡自在陽光下浮游着，飛高些，還要再高些，像兩顆黑色的圓珠子在藍色的空盤上旋轉滾動，多美麗的形象呀！我的眼睛不期然地跟着牠們的影子逗圈子，心想：鷹生來就是這麼英勇善飛的英雄麼？能展開鐵掌般的翅膀，吊起笨重的軀體，越過高聳雲天的山嶽，掠過波濤滾滾的河川，平穩的浮遊在萬里的晴空麼？

晌午的恬靜，輕微的涼快，是容易使人想起一些荒謬怪異的事情，而在一個沒有甚麼知識的小孩子心裏更容易遐想，那根梧的蒼鷹就作了我遐想的序曲。我從童話中的小天使身上偷到一隻美麗的小肉翼，安插在自己的腋下，迎着股股的輕風，飄飄然的浮蕩在空中，追蹤雲霧裏的鷹，急速的拔下鷹翼上的「定風羽」——那是父親說的，他說：「鷹飛的時候，是很少拍動翅膀的，因為牠的翅膀上有一根特別種鳥類所沒有的定風羽。」我最羨慕的就是那根特出的「定風羽」，在朦朧中那根「定風羽」彷彿要插在我的小肉翼上。……

一個又一個悶熱的午後便這樣無聲無息的逝去了，消磨在鷹的翅膀下。

祖父是不喜歡鷹的，弟妹也是不喜歡鷹的，還有我的小伙伴们也是不喜歡鷹的，他們都咒罵鷹的兇惡，痛恨鷹的殘酷，同意祖父的話說：「鷹是兇猛殘暴的山鳥，那銳利的鉤爪，只會攫獲弱小的雛雞，幹卑鄙的勾當，滿染着懦弱者的血。」這些話當然不能改變我對鷹的崇拜，因為我也曾聽過鷹吞食蟒蛇的故事，我知道牠那銳利的鉤爪上也會濡染着狠毒者的血，那是深山幽谷裏的毒蛇的。但我能夠為心坎裏的英雄辯白麼？祖父不但從小是在鄉村裏長大的，而且還在稻田裏度過一段漫長的歲月，關於捕捉小雞的事不知親眼看過多少回了，他總不厭惡鷹麼？尤其是當他提起那句「我所走的橋多過你走路」的時候，我所要說的話便會嗆回喉嚨去。弟妹也因受了祖父勸導的故事所吸引，自己私下編製一些更過火的故事，他們自然是不會喜歡鷹的，我惟有把這份看鷹的秘術和牠那美麗的形象摺放在心坎的深處。

然而，你能確實我情感的喜愛不專一麼？當我第一次認識了鷹的猙獰的面目，看清了牠那龐大而醜惡的軀體以及牠那顆殘酷的心的時候，我心坎裏的美麗的偶像便如夜空裏的流星，急遽的墮落了——我憎恨鷹，我更不會忘記鷹第一次在我心坎上烙印着的陰影。那是一個陰霾的清晨，沒有風，灰暗憂鬱的雲霧遮沒了高遠的藍天，低壓着靜穆的岑巒；但我的心却是快樂明朗的，我穿上整齊的校服，準備到學校去等待校長頒發那張美麗的小學文憑。就在這個時候，一向恬靜和穆的菜園裏發生了一幕使我又傷心又憎恨的事——一隻餓瘋了的鷹從對岸的綠樹上橫飛過來，在我們的頭頂上盤旋了一個小圈子，匆匆的掠過木瓜樹，如脫弦的箭羽，迅速的降落在菜園裏。我心裏暗叫不妙，不知所措的奔跑出去，猛的看見眼前有一個黑褐色的身影巨圓中飄騰上來，尖長的鉤爪上緊緊攫住一隻正在掙扎的小雞，一陣淒厲的慘叫迴響在清靜的郊野裏。

我發楞的呆站在菜園門外的木橋上，眼睜睜地望着鷹矯健的帶着勝利品繞過河神的竹簾，揚長而去，一隻懦弱無辜的小生命就這樣機械性的在鷹的血跡斑斑的利爪下了。我

的情感立刻起了急驟的變化，一股憤怒的熱流油然的湧上胸膛，我明白了恨父恨鷹的原因；尤其是當我逡巡在池塘邊際的時候，看見幾隻驚魂未定的小雞，惶惶的從藩籬旁鑽出來，循着母鷄關懷的呼聲的方向奔去，那可憐而狼狽的樣子，更加強我的憎恨，我發誓說：「我永遠憎恨鷹，憎恨光有雄壯軀殼的英雄！」

在偏僻的村野裏，你總看見過灰蒼蒼的鷹攫取小鷄吧？我知道你是不會喜歡牠那欺侮弱小、擾攘恬靜的行爲的鷹的；是的，牠的舉動無恥的行爲，永遠是使人憎恨的，正如你憎恨那些無恥的小流氓。對於鷹的厭惡和憎恨，是與日俱增地加深了；在我的想像中，鷹是永遠不會再引起我的喜愛的。然而，有一次，一個最深刻的不能磨滅的印象來了，我夢寐也不會想到自己能親眼看見一幕關於鷹的悲劇。我此刻彷彿靜靜地坐在一一片柔嫩的草茵上，眼前湛藍的湖泊正沐浴在六月的殘陽波光中。

是六月尾的一個週末。當我慵倦地從學校回來，經過那片恬靜的沙坪的時候，西斜的夕陽還高高地掛在樹梢上，遠處的村落疏朗的飄起幾縷白色的炊煙，緩緩地上升，消逝在無垠的藍天中。我不由的放慢步伐，逡巡在明晃晃的湖邊，欣賞湖面上彩色繽紛的晚霞。紅慘慘的夕陽正溶溶在湖心，那漾漾的波瀾是這麼的溫柔、委婉，破碎鮮紅的白影，彷彿是湖的夢裏的飛鷗。那邊，殘缺的沙堤上，我看見幾隻活潑的羊兒跳

躍躍的奔上沙堤，爭食堤岸上一棵翠綠的小灌木的嫩葉。

你瞧這亮晶晶的湖水豈不像一顆水汪汪的眸子麼？天邊的晚霞把它裝飾得含情脈脈的，岸畔的一叢蘆葦不正是它的睫毛？沒有別的人，湖心中只有我修長的瘦影和一抹雲霞。薄地裏黃澄澄的陽光中投下一個幽大的黑影，橫過平靜的湖面；我驚異地仰起頭，方知道是一隻貪婪的鷹，悄悄地從湖的上空飛旋。我輕蔑的瞥了他一眼，以為牠想藉着澄清的湖水，端詳牠猙獰的面孔，看看牠那顆狠毒的心；但我天真的想法完全錯了。牠忽然平張着翅膀，不動的從半空裏俯衝下來，急速的向湖心斜插下，準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攔起漂浮在波濤上的游魚；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一剎那，牠失去了控制，整個身體傾落在湖面，掉進水裏，一隻翅膀緊跟着慣到湖面，翻濕了。鷹似乎知道面臨生死關頭，趕忙鼓撲着雙翅，響起一陣猛烈的聲音，激起無數的圈暈，揉碎湖面鏡般的倒影。造物者彷彿有意懲罰這殘酷的惡魔，只賜牠一隻善飛的巨翼，却缺乏善游的腳，鷹愈掙扎愈下沉，另一隻翅膀也沾濕了，再飛騰不上了。約莫經過半分鐘，湖水漸漸平靜了，鷹奄奄一息的泡浮在水裏，在蒼茫的暮霧中縮成一個黑點子。……

我明然的嘆了一口氣，想將普希金筆下的「高加索的俘虜」，我彷彿看見遙遠的高加索山上，烏雲瀰漫，巨鷹從峭壁上飛起，在空中呼應盤旋，等待啄食俘虜的死屍；我

又看見湖面的黑點，不禁懷疑的問：這就是強悍的鷹麼？這就是善於翱翔的鷹麼？我想世界上也許有一些擾攘天地，像鷹這樣可憐而可恨的英雄吧？

編 後 記

以我這麼一個能力不高的人，來着手編選這本小小的合集，自然是極不自量的。但爲了使許多年青友伴的創作，有機會編集在一起，作爲從事文藝工作的一種紀念品，並藉此進一步拋磚引玉，促使更多優秀合集的面世，我是始終沒有放棄這個念頭的。

如今合集果真出版了。我要感謝各位羣友的踴躍支持，慷慨賜稿；沒有他們，我是不能克服重重困難的。由於出版的種種問題所限制，還有許多佳作沒法編入，這一層，我得請各位友伴多多原宥。

幫助我完成這個願望的，還有余羣就女士和藝美圖書公司，在這裏，還要表示衷心的感謝。

現在，一切都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了。我像個戰戰兢兢的小學生，準備着接納高明的讀者與友伴們的嚴正指教。



義美圖書公司

YIH MEI BOOK CO

Published
in
Hong Kong

H. K. \$ 1.50

合集

橡实爆裂的时节

慧适等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10 月 31 日